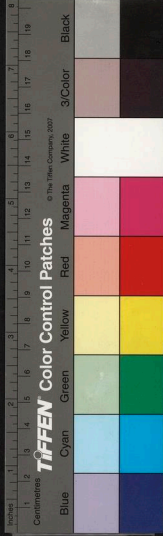


老之典雖商周何以加所以動億萬人  
觀聽之心而成二百年節義之俗也

上自為太子受尚書於桓榮及即帝位猶尊  
榮以師禮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  
杖會百官及榮門生數百人上親自執業  
諸生或避位發難上謙曰太師在是既罷  
悉以太官供具賜太常家

按明帝屈天子之尊而以師禮事桓榮  
親執業意氣何等浹洽恩禮何等隆重  
後來永平之治粲然可觀蓋得之尊師  
務學者深也古稱師臣者帝明帝近之  
矣

榮每疾病帝輒遣使者有問太官太醫相望  
於道及篤上疏謝恩讓還爵土帝幸其家  
問起居入街下車擁經而前撫榮垂涕賜  
以牀茵帷帳刀劔衣被良久乃去自是諸  
侯將軍大夫問疾者不敢復乘車到門皆  
拜牀下榮卒帝親自變服臨喪送葬賜塚



榮於首山之陽子郁當嗣諡其兄子汎帝  
不許郁乃受封而悉以租入與之帝以郁  
為侍中

按明帝於桓榮既加隆禮于生前又賜  
恩卹于死後至其病時撫摩涕泣殷勤  
款曲千載之下猶令人感動而況親見  
其事者乎所以東漢之俗師道最尊經  
學最重亦帝有以風之耳然榮受殊異  
之寵徒守章句不聞有讜言正論而但

自誇稽古之榮則帝之恩禮已極而榮  
所以為報稱者尚未盡也

立貴人馮氏為皇后子烜為太子

后援之女也光武時以選入太子宫能奉  
承陰后傍接同列禮則修備上下安之遂  
見寵異及帝即位為貴人時后前母姊女  
賈氏亦以選入生皇子烜帝以后無子命  
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憇愛養不  
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太





子亦孝性淳篤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  
間后常以皇嗣未廣薦達左右若恐不及  
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若歎所寵引輒  
增隆遇及有司奏立長秋宮帝未有所言  
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  
按明帝以皇子命馬后養之此最善處  
母子之間馬后以皇子為子則后安皇  
子以馬后為母則皇子安母子相得始  
終無間雖馬后之慈章帝之孝而實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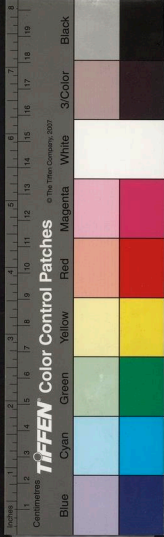
於明帝處之者善也真可為萬世法矣  
后既正位官闈愈自謙肅好讀書常衣大練  
裾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  
疎粗以為綺毅就視乃笑后曰此繒特宜  
染色故用之耳羣臣奏事有難平者帝數  
以試后后輒分解趣理各得其情然未嘗  
以家私干政事帝由是寵敬始終無衰焉  
官闈服御雖微而關於風化則甚大皇  
后安於儉素六官誰敢紛華官闈不為



宗伯集 卷五  
紛華民間誰敢侈靡由是綺麗之物無所用奇巧之工不敢作天下物力有餘風俗歸厚矣馬后之賢為兩漢稱首極貴而能謙極富而能儉極明敏而不敢干政事此皆萬世內則之準也  
圖畫中興功臣於雲臺

帝思中興功臣乃圖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以鄧禹為首次吳漢賈復耿弇寇恂岑彭馮異朱祐祭遵景丹蓋延姚期耿純馬武馬成王梁陳俊杜茂傅俊堅鐔王霸任光李忠萬修邳彤劉植臧宮劉隆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馬援以椒房之親獨不與焉

按圖功臣於雲臺帝之報功甚厚然馬援平隴蜀征交趾其功不在諸臣下獨以外戚之故抑而不錄則過矣文帝以皇后之弟而不相竇廣國明帝以皇后之父而不畫馬援於雲臺皆不能無避



嫌之過然兩漢外戚之禍皆始於恩寵  
之太厚與其為元成之尊寵寧為文明  
之裁抑猶是保全外戚之一道也

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為明公卿大臣數  
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曳常以事  
怒即藥崧以杖撞之崧走入牀下帝怒甚  
疾言曰郎出崧乃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  
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乃赦之是時朝廷  
莫不悚慄爭為嚴切以避誅責唯鍾離意

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解救  
之

按自古君德貴明不貴察大智之主惟  
在明四目達四聰而明帝以耳目隱發  
為明天下事豈一人耳目所能徧耳目  
五事所及已不勝億逆之勞耳目所不及又  
難必無欺蔽之事且上務苛察則下亦  
習為嚴急法既嚴急人益習為欺隱則  
欲以求明反以招蔽矣然明帝以褊察





之性而能聽人營解蓋難意事英斷之  
主而能效忠諫諍至於封還詔書而不  
加譴責君明則臣直信矣

五年驃騎將軍蒼罷歸藩

東平王蒼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  
自安前後累上疏稱自漢興以來宗室子  
弟無得在公卿位者乞上驃騎將軍印綬  
退就藩園辭甚懇切至是帝乃許蒼還園  
而不聽上將軍印綬以驃騎長史為東平

大傅掾為中大夫令史為王家郎

按東平王蒼之賢在漢時廷臣亦鮮其  
比即使輔政未嘗不稱得人然宗藩為  
相實非政體親賢兩逼嫌隙易生光武  
不以相位處勲臣東平不以親王居相  
位皆是國家長久之計抑亦勲親保全  
之策也東平退居藩輔懇避政權明帝  
篤念宗親厚加恩禮君臣兄弟之間可  
謂兩得矣



六年王雒山出寶鼎詔禁章奏浮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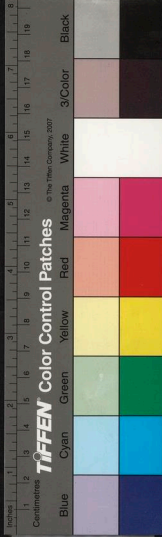
詔曰祥瑞之降以應有德方今正化多僻  
何以致茲易曰鼎象三公豈公卿奉職得  
其理耶其賜三公帛五十匹九卿二千石  
半之先帝詔書禁人言聖而問者章奏頗  
多浮詞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  
而不省示不為謫子蚩也

按山出寶鼎原是祥瑞明帝不自居而  
歸美於三公既可以示謙抑之懷亦可

以勸股肱之佐至於禁止章奏浮詞不  
許過稱虛譽尤為政之切要蓋虛文太  
盛則事無繇底成功諛佞風行則上無  
繇聞過失此明主之所必禁者也

七年以宋均為尚書令

初均為九江守五日一聽事悉省掾史閉  
督郵府內屬縣無事百姓安業九江舊多  
虎暴常募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下記屬  
縣曰夫江淮之有猛獸猶壯土之有雞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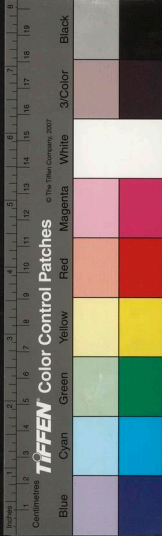


也今為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優恤之本也其務退奸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穿除削課制其後無復虎患帝聞均名故任以樞機

按宋均為太守專務安靜省事初無赫赫之名而朝廷之上乃能深知而超擢之吏治安得不與民生安得不遂蓋民間靡由不安者只在新進喜事之吏專務聲名專好伺察吏卒得以行私官府因而多事宋均只務省事省吏似平平無奇此乃真循良吏矣古人謂苛政猛於虎虎所傷有限而奸貪所傷無窮宋均不捕虎而退貪吏最為本務劉昆守弘農而虎北渡河宋均守九江而虎不為患獸畜且可感格而免於民乎

以吳崇為度遼將軍

南匈奴須卜骨都侯等知漢與北虜交使內懷嫌怨欲畔密使人詣北虜令遣兵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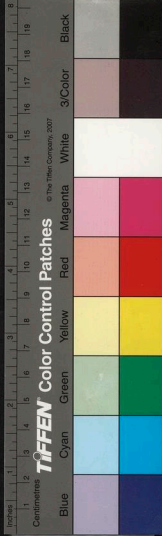




宗伯集 卷三十一  
之鄭衆出塞疑有異伺候果得須卜使人  
乃上言宜更置大將以防二虜交通由是  
始置度遼營以中郎將吳棠行度遼將軍  
事將黎陽虎牙營士屯五原曼柏

按漢置度遼將軍與戊己校尉兩事正  
相類置度遼將軍防南匈奴與此匈奴  
通也置戊己校尉防匈奴與羌通也可  
見馭夷之策務在離之而已班超伏兵  
而得鄯善之謀鄭衆密伺而得須卜之  
使皆以當機應變伐交伐謀用意常在  
虜先故能悉得情形而為之備後之邊  
臣不能防虜交通伺虜間諜執虛聲以  
為形執虛形以為情不亦謬乎

十月晦日食既詔羣司極言復以示百官  
詔羣司勉修職事極言無諱於是在位者  
皆上封事各言得失帝覽章深自引咎以  
所上班示百官詔曰羣僚所言皆朕之過  
民寃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輕用民力繕



修官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永覽前戒鍊然競懼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

按世雖治平不能無缺政人雖賢聖不能無過舉但患有過不能自知兼不欲人言耳明帝既許羣臣極言得失又引咎自責頒示百僚求言之誠改過之勇真可媲美禹湯矣引已之過彌見其高納人之言彌見其大卒成建平之治為東漢令主有以也

九年詔司隸刺史歲考長吏殿最以聞

詔司隸校尉部刺史歲上墨綬長吏視事三歲以上治狀尤異者一人與計偕上及尤不治者亦以聞

按朝廷所與共治平者惟在守令而所以示勸懲者惟在賞罰然非糾察得人激揚得體則賢者未必舉不肖者未必劾賞罰何由而當吏治何由而起故漢以六條覈郡國唐以十道分觀察蓋重



其舉劾之事權而申必違坐之律令則  
舉劾不敢不公舉劾公則是非不清賞  
罰悉當而吏治興矣

以丁鴻為侍中

初陵陽侯丁綝卒子鴻當襲封上書稱病  
讓國於弟威不報既葬乃挂衰經於塚廬  
而逃去友人九江鮑駿遇鴻於東海讓之  
鴻感悟垂涕乃還就國鮑駿因上書薦鴻  
經學至行上徵鴻為侍中

按東漢重節義而輕官爵故承襲則讓  
爵登用則讓官如丁鴻欲傳爵邑於弟  
不得已而始就國其義讓有足多者明  
帝以鮑駿之薦徵為侍中既可以典禮  
讓之風亦可以愧奔競之士然亦可見  
當時薦人者必據實事不徒以浮語用  
人者必考實行不但以虛名也

十三年修汴渠堤

初平帝時河汴決壞久而不修建武十年





光武欲修之浚儀令樂俊上言民新被兵  
革未宜興役乃止其後汴渠東浸日月彌  
廣充豫百姓怨歎會有薦樂浪王景能治  
水者詔發卒數十萬遣景與將作謁者王  
吳修汴渠堤自滎陽東至于乘海口千餘  
里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復潰漏  
之患雖簡省役費然猶以百億計焉既而  
汴渠成河汴分流復其舊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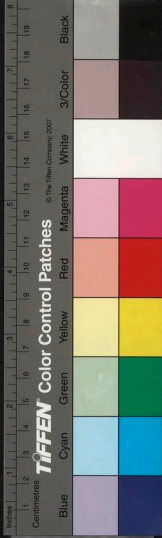
按汴渠之役要在分河汴之流而復其

故道可見治水之策惟當疏下流以導  
其歸分支流以殺其勢而後世不務疏  
濬但築堤防以致河身日高河流日壅  
川壅而潰則為患大矣其本惟在擇人  
而任責以成功若計費惜勞議論掣肘  
則雖得人如王景輩亦何以盡其才乎  
是時窮治楚獄遂至累年其辭語相連自京  
師親戚諸侯州郡豪傑及考察吏阿附坐  
死徙者以千數而繫獄者尚數千人顏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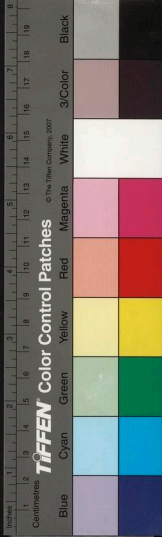
王平辭引隧鄉侯取建朗陵侯臧信漢澤  
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  
相見是時上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  
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侍御史寒朗心  
傷其寃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  
錯愕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姦  
專為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  
按楚王英謀逆誅本身及其黨與同謀  
者是也乃株連遠近至數千人則寃矣

盖由獄吏不肯盡心研審止聽罪囚指  
攀其中情弊有長刑具而妄招承有引  
人衆而求緩死或出吏卒意指或出素  
日讎嫌一入法網誰肯辯白所以古入  
說治獄之吏常欲人死自安之道在人  
之死耳寒朗上悟主心下全多命審讞  
平允真人所不能為與不敢言者使治  
獄者盡如此人尚何寃濫之有  
帝曰即如是何不早奏對曰臣見考囚在事



者咸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  
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  
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  
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  
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  
竊歎莫不知其多寃無敢悟陛下言者臣  
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  
日車駕自辛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  
時天旱即雨

按明帝感寒朗之言出無罪千人而天  
旱即雨可見刑獄一事不但為民命所  
係屬抑亦與天心相感通矣然親勞車  
駕審錄刑獄自是曠典難以常行不如  
簡求忠信明察之臣如于定國張釋之  
者典其事有能平理寃獄如寒朗者必  
賞考一連十考十連百深文陷人如寒  
朗所言者必罪則天下知上意所向而  
法稱不枉民稱不寃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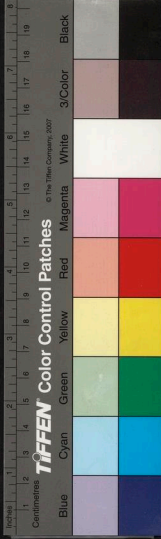


封子六人為王

封皇子恭為鉅鹿王黨為樂成王衍為下  
邳王暢為汝南王朮為常山王長為濟陰  
王帝親定其封域裁令半楚淮陽馬后曰  
諸子食數縣於制不已儉乎帝曰我子豈  
宜與先帝子等歲給二十萬足矣

按漢高祖封三庶子分天下之半而明  
帝分封六子為王每人食數縣而止以  
跡觀之則西漢厚而東漢薄然西漢時

宗藩强大數興僭逆天下既受其敝國  
土旋亦削除東漢雖近裁抑然多終始  
去保全既杜禍亂之端亦鮮削奪之事盖  
對地大則驕溢而招尤恩寵乃所以為禍  
對地少則節約而守禮裁省乃所以為恩  
則明帝所以為子孫計者長遠矣二十  
十六年西域諸國遣子入侍歲久不替  
實固使假司馬班超與從事郭恂俱使西  
域超行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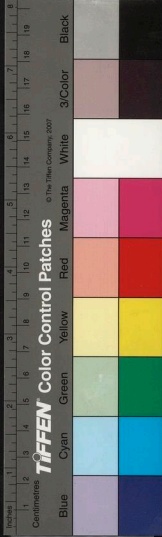


後忽更疎懈超謂其官屬曰此必虜使來  
明者覩未萌況已著邪超乃悉會其吏士  
三十六人激怒之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  
因夜以火攻虜使營斬其使及從士三十  
餘級餘悉燒死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  
使首示之一國震怖廣叩頭願屬漢無二  
志遂納子為質

按班超所以服鄯善者在擊斬虜使而  
所由知虜使之來乃即以禮節疎慢問

得之料敵何其明決機何其速盖有成  
算於胸中非徒冒險一擲而已後之邊  
臣不察情形一遇有事便譟衆寡不敵  
往返傳報請兵救援坐失事機彼此推  
諉聞超之風亦可以愧矣

還白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復使超使于  
寘于寘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  
大惶恐即殺匈奴使者而降於是諸國皆  
遣子入侍西域與漢絕六十五載至是乃



復通馬

按班超平西域諸國其功奇矣當時諸夷隔絕中國已久畏服匈奴已深即使興數十萬師未能遠定而班超以三十人成功可見安邊不必遙制惟在將帥得人立功不必多兵惟在謀畧出衆人君得如超者而將之無憂虜矣

復置西域都護及戊己校尉

實固耿秉擊西域定車師於是固奏復置西域都護及戊己校尉以陳睦為都護司馬耿恭為戊校尉屯金蒲城謁者關寵為己校尉屯柳中城

按漢置都護及戊己校尉藉中國之威以制諸國合諸國之力以制匈奴最得御虜安邊長策蓋我能服諸國則皆為虜我用以破虜我不能保諸國則皆為虜用以擾邊後儒以閉玉關為上策以通西域為多事其論迂矣然當時孤軍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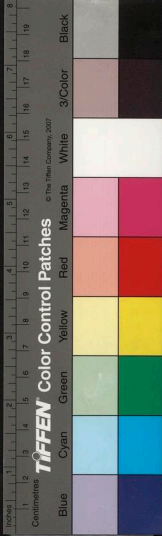
鎮纜各數百人所恃者將帥之謀畧何如不在多兵也若兵多則不能遠屯屯亦不能久矣

帝遵建武制度無所變更后妃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為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民受其殃是以難之

按明帝在東漢最稱英明之主然却一意繼述不肯更張可謂有聰明而不作

監成憲以無愆者矣以宮闈之親尚不得與聞政事則誰敢竊弄朝權以公主之子求一郎而不得則誰敢囑託公事彼其時寧賜錢千萬不肯許一郎官錢至千萬尚不抵一郎官之重後乃有鬻爵之令捐貲為郎而旋取償於百姓則胡不引明帝事觀之也

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恠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為政之



意乎於是遂顯其制尚書開章二妹為貴  
人章精力晚舊典又次當遷重職帝為後  
官親屬竟不用是以吏行其人民樂其業  
遠近畏服戶口滋殖焉

按反支不受章奏拘忌無謂明帝除之  
其見卓矣蓋君民隔絕惟有章疏相通  
故奏聞批荅皆有定期所以通上下之  
情決壅蔽之患也閻章當遷而不用遠  
避嫌疑不如處之以大公然慎重官爵

保全外戚自是威德寧耳

以第五倫為司空

倫為蜀郡太守在郡公清所舉更多得人  
故帝自遠郡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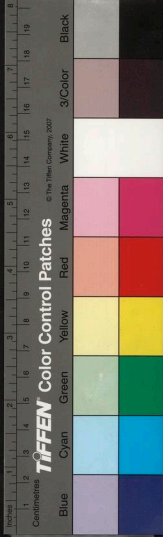
按第五倫以太守拜司空可謂不次超  
遷矣然以僻遠之郡而一旦受天子之  
拔擢蓋由當時綜覈遴選明見萬里故  
能興起吏治鼓舞人才後世為人擇官  
為官擇地遠方郡縣都是踈逃無援之



人累歲不得薦揚累考不得遷轉人亦以遠方自待不復顧惜名節竊謂邊地太守更重於地觀第五倫之超擢則古人所重可知

以馬廖為衛尉防為中郎將光為越騎校尉太后兄弟終明帝世未嘗改官帝以廖為衛尉防為中郎將光為越騎校尉廖等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趨趣之第五倫上疏

曰臣聞書曰臣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而于國近世光烈皇后雖友愛天至而抑損陰氏不假以權勢其後梁竇之家互有非法明帝即位竟多誅之今之議者復以馬氏為言竊聞衛尉廖以布三千匹城門校尉防以錢三百萬私贍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聞臘日亦遺其在雒中者錢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以為不應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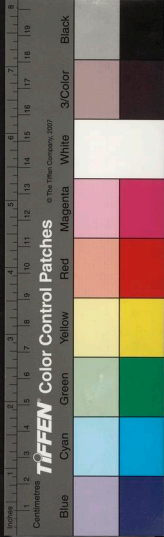




義惶恐不敢不以聞臣今言此誠欲上忠  
陛下下全后家也

按馬氏結納衣冠其意不過鑒梁竇之  
禍欲結士夫營聲譽以自保全其家耳  
然賓客雜進濛濛易生自古國家最忌  
權貴之家與朝臣交結及潛施恩惠邀  
賈人心大奸大亂多從此起馬氏雖無  
此心然防微杜漸自是不合有此第五  
倫之疏可謂儻直忠懇矣

第五倫亦上疏曰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  
猛為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  
多辨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求  
者也宜務進仁賢以任時政則風俗自化  
矣又聞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然  
何以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行以身  
教者從以言教者訟王善之倫雖天性峭  
直然常疾俗吏苛刻議論依寬厚云大  
按苛刻之俗自守令始奢侈之俗自京



師始循寬大以風循良嚴禁令以杜僭  
踰此為政之大體救時之先務也大凡  
人臣議論長厚者未必肯釐弊性行峭  
直者未必能容人第五倫以峭直之標  
而為寬厚之論庶幾得忠厚正直之體  
者矣

宗伯集卷之四十一

北海馮琦用韞著

日講通鑑直解

罷都護及戊巳校尉官

先是西域攻沒都護陳睦北匈奴圍巳校  
尉關寵車師叛與匈奴共圍戊校尉耿恭  
詔酒泉太守段彭將兵救之至是關寵敗  
沒段彭擊車師匈奴走車師復降詔悉罷  
戊巳校尉及都護官徵還班超



師始循寬大以風循良嚴禁令以杜僭  
踰此為政之大體救時之先務也大凡  
人臣議論長厚者未必肯釐弊性行峭  
直者未必能容人第五倫以峭直之標  
而為寬厚之論庶幾得忠厚正直之體  
者矣

宗伯集卷之四十一

北海馮琦用韞著

日講通鑑直解

罷都護及戊巳校尉官

先是西域攻沒都護陳睦北匈奴圍巳校  
尉關寵車師叛與匈奴共圍戊校尉耿恭  
詔酒泉太守段彭將兵救之至是關寵敗  
沒段彭擊車師匈奴走車師復降詔悉罷  
戊巳校尉及都護官徵還班超





按漢時都護戍已校尉置之原是長駕  
遠馭之規罷之亦是省事安邊之策蓋  
西漢匈奴勢強歲常犯邊西域之通否  
關於虜勢甚大故且勞且費而不可已  
也至東漢時匈奴稍弱即時有動作亦  
只在塞外都護之置否關於邊事頗緩  
徒勞徒費將焉用之故武帝之建置固  
是遠畧而光武之閉玉門章帝之罷都  
護校尉亦未為非策也

超將發還疏勒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  
我我必復為龜茲所滅耳以刀自剄至于  
寘主侯以下皆號泣抱超馬脚不得行超  
亦欲遂其本志乃還疏勒疏勒兩城已降  
龜茲而與尉頭連兵超捕斬反者擊破尉  
頭疏勒復安  
按班超已受命徵還却又復還疏勒跡  
涉于專然一還而疏勒復安諸國皆定  
所謂人臣出疆有可以利回家者專之



可也當時都護校尉皆為虜所陷沒而  
超以一軍司馬乃能成功可見邊臣顧  
才畧何如耳豈在官秩之崇卑哉後世  
不務精擇才臣但云事權不重如班超  
事足以觀矣

二年詔三公糾非法

詔曰貴戚奢縱無度有司莫舉三公並宜  
明糾非法在事者備為之禁

按風俗之敝莫甚于奢奢則越禮僭分

必至凌夷縱欲糜財必至匱誣然其端  
必從貴戚勢要始而後小民靡然從之  
有司小臣誰敢糾舉故朝廷雖有禁約  
畢竟廢格不行漢時禁天下奢縱先正  
京師禁小民奢縱先正貴戚中以詔令  
屬之公輔禁在必止法在必行故責任  
專而詔令信法度行而風俗美也

大旱

上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會大旱言事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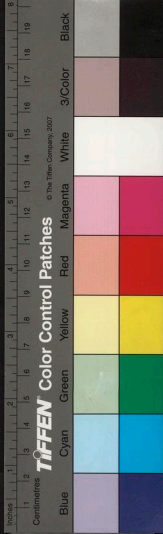


以為不封外戚之故太后詔曰王氏五侯  
同日俱封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夫外  
戚貴戚鮮不傾覆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  
在樞機之位又言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  
今有司柰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夙夜  
累息常恐虧先后之法有毛髮之罪吾不  
釋言之不捨晝夜而親屬犯之不止是吾  
言之不立而耳目之塞也

按章帝欲封諸舅不失為厚太后不聽

正所以全之而羣臣遂以為不分外戚  
致天旱譴佞甚矣太后以正論折佞臣  
以謙退教外戚目前雖無爵土之榮異  
日亦無傾覆之禍則太后之見遠而其  
愛馬氏者獨至也此可為千古待外戚  
之法

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卓如流水  
馬如游龍蒼頭衣綠襦領袖正白顧視御  
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冀以





默愧其心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  
莫若君况親戚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  
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  
按馬太后固辭外戚之封而指數其驕  
奢之狀其後馬廖馬防輩竟以縱肆免  
官就國太后先見之明過人遠矣自古  
外戚因寵榮而致富貴因富貴而致奢  
縱因奢縱而致危亡惟人主明立制度  
默示裁抑以節其寵而防其漸然後可

以安全而無患矣

帝省詔悲歎復重請之太后曰高祖約無軍  
功不侯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  
興之后等邪夫至孝之行安親為上今數  
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  
欲先營外家之封違慈母之惓惓乎若陰  
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  
舍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上乃止  
按自古外戚皆以膺受爵土為榮母后



以錫予外家為厚人主以承順母后為孝但有一事即援例陳乞蓋有求於例之外而未有不得於例之內者漢時后家原得封侯况目前又有陰郭事例而太后獨執不肯其詔辭勤勤懇懇真有所畏天變憫人窮之意至謂至孝安親則又千古名言不但謙抑可法而已

太后嘗詔三輔諸馬昏親有屬託郡縣于亂吏治者以法聞於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

馬廖上疏曰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劔容百姓多創癘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下制度未幾復稍不行雖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今陛下素簡所安發自聖性誠令斯事一竟則四海誦德聲薰天地神明可通況於行令乎太后深納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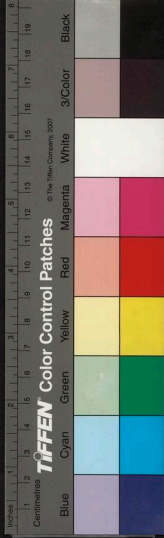


按馬廖謂法之不行自京師始甚是蓋京師四方之樞而九州之人雜處於此貴戚多則難於糾繩奸宄多則難於盤詰議論多則後先抵牾官吏多則彼此推諉故上之申令不旬月而即更下之奉行不旬日而即懈主令不尊國法不行豈惟禁奢一事為然哉人主欲美風俗莫如躬節儉以倡之嚴法制以禁之持以必行之實意責以督察之專官庶京師之慢可肅而四方為則也

以直言士補外官

詔曰朕思遲直士側席異聞其先至者各已發憤吐懣畧聞子大夫之志矣皆欲置於左右顧問省納建武詔書又曰堯試臣以職不直以言語筆札今外官多曠並可以補任

按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是自古帝王用人常道即蕭望之以議論有餘復試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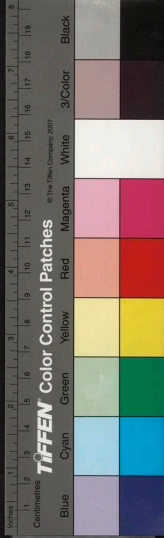


政事而後用之亦是漢家故事但將直言之臣一槩外補則不免有厭棄直言之意人主意旨羣臣觀望彼見上意如此誰肯危言正論以取人主之厭棄哉上之人一鳴輒斥則下之人三緘不言言路塞而諛佞至矣章帝此詔於用人未為大失於用言則大失也

以廉范為蜀郡太守

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以為便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孺今五袴

按民生在勤勤則不匱故為人上者當勤勵以督率之尚恐民俗頑惰豈有慮火患而禁民工作之理此幾於懲噎而廢食矣廉范一弛其禁而百姓懽欣鼓舞既可以得民心又可以阜民財竟亦



不聞火之為災可見治民者但當緣人情而為制不當拂人心而為禁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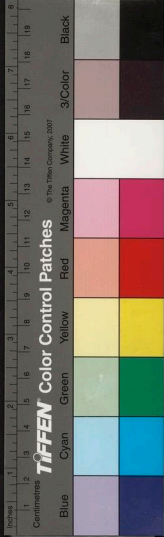
帝如偃師遂至河內

詔曰車駕行秋稼觀收穫因涉郡界皆精騎輕行無他輜重不得輒修道橋遠離城郭遣吏逢迎刺探起居出入前後以為煩擾勤務省約但患不能脫粟瓢飲耳  
按章帝此詔最為帝王感節以人主之尊深居靜攝何所不得却乃親觀禾稼

是何等勤勞以人主之富八珍五味何所不得却欲飯粟瓢飲是何等儉約自秦漢以來為民事而巡行者僅見於此以省耕斂之勤而兼菲飲食之儉雖三代盛王何以加焉

八年東平王蒼卒

初帝欲為原陵顯節陵起縣邑蒼上疏諫曰竊見先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深觀始終之分勤勤懇懇以葬制為言孝明皇帝



大孝無違承奉遵行謙德之美於斯為盛  
臣愚以園邑之興始自強秦古者丘隴且  
不欲其著明况築郭邑建都郭哉上違先  
帝聖心下造無益之功虛費國用動搖百  
姓非所以致和氣祈豐年也帝乃止自是  
朝廷每有疑政輒驛使諮問蒼悉心以對  
皆見納用至是覺謚曰獻中傳封上王自  
建武以來章奏並集覽馬

大抵節儉之言人主所不欲聽陵寢之  
事人臣所不敢言非東平之親賢無此  
懇切非章帝之仁明無此嘉納並書於  
冊可為進言聽言法矣蓋古帝王必有  
腹心親信之臣上有所疑輒以咨詢下  
有所見輒以獻替在近即可以沃心可  
以造膝在遠則手詔可以批荅驛使可  
以傳宣自古及今未有上不下問下不  
敢言而可以成泰交致盛治者也

馬廩馬防有罪免官就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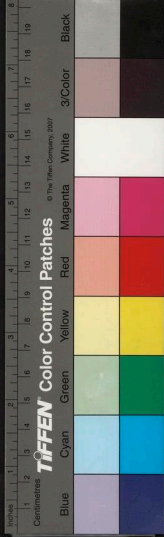


廖不能教勅子弟皆驕奢不謹防光大起  
第觀食客常數百人防又多牧馬畜賦歛  
羗胡帝數加譴勅廖子豫投書怨譏於是  
有司并奏防光兄弟悉免就國

按讜抑如馬太后亘古所無謹守如馬  
廖亦稱賢者乃以不能教訓其子陷於  
有罪馬太后之辭封真有先見之明矣  
大抵外戚生長富貴習以為常不戒滿  
盈不知世事雖始於醇謹後尚不免驕

奢若始於驕奢則目前立見覆敗馬氏  
兄弟雖以罪見免小懲大戒未必非福  
也兩漢之世惟馬氏之封為遲亦惟馬  
氏之禍為淺向使章帝從太后之力辭  
外家守太后之至訓則過愆可免福祿  
永終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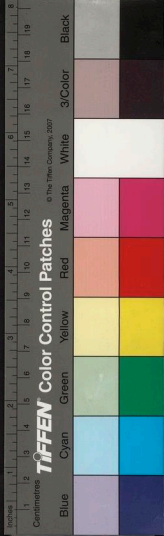
諸馬既得罪竇益貴盛皇后兄憲弟篤喜文  
通賓客第五倫上疏曰竇憲椒房之親典  
司禁兵出入省闈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



宗作是  
卷五  
累禁錮之人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蓋驕佚  
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  
當復以貴戚浣濯之臣愚願陛下中官嚴  
勅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令永  
保福祿此臣之所至願也

按馬氏方敗竇氏即興處以前有罪之  
人而更聞以後有罪之路則覆轍相尋  
無息時矣大凡外戚之禍多始於竇客  
第五倫之疏極當其情竇嬰之招客  
蚡之除吏皆以客敗而竇憲為患尤深  
者以其出入禁闥典司禁兵耳外戚寵  
盛解不傾覆然干與政事更甚於受寵  
典執兵柄更甚於干政如章帝之於竇  
憲可為戒矣

憲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  
明帝女園田主逼畏  
不敢計後帝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  
得對後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  
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為馬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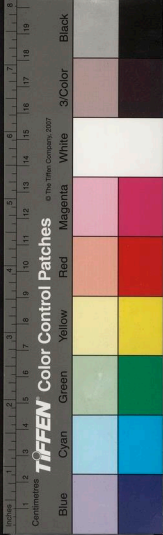


念使人驚怖貴主尚見枉奪况小民哉國  
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憲大懼皇后為毀  
朕深謝良久乃得解使以田還主

按竇憲以外戚而奪公主園田驕橫極  
矣章帝詰責之辭足褫奸臣之魄乃竟  
以田還主而於憲無一毫譴斥則彼復  
何所畏哉大抵人君處貴戚橫肆之臣  
情真罪當當斷即斷不必遲回稍遲則  
彼得宛轉謝罪而人主亦遂有不能決

者小之如章帝之于竇憲大之如成帝  
之于五侯人君之貴明斷也信矣  
以班超為西域將兵長史

初超欲平西域上疏請兵帝知其功可成  
以平陵徐幹為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  
人就超平西域至是帝拜超為將兵長史  
以幹為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  
使者邑到于窳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  
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拘愛子安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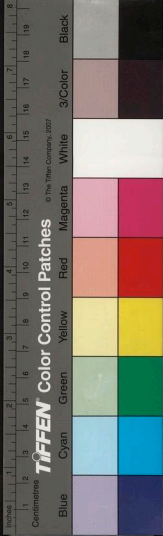


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令詣超受節度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

按章帝以西域屬班超擇將最明決策最斷真得古帝王任人勿疑之道燕昭王不疑樂毅故能破齊唐憲宗不疑裴度故能破蔡況于遠征異域傳聞易訛若君心一疑則讒說立入讒說一入而任事之臣身且不保何功之可成乎然得其人而不信與不得其人而信之皆過也故臨事必任人而未事必慎擇而後用乃能任必得人而事可底績耳

元和元年詔議貢舉法

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寢疏詔公卿朝臣議大鴻臚韋彪曰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人才行少能相兼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



心近薄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閥閱  
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  
舉皆得其人矣

按韋彪之議可謂探本之論然謂以功  
勞資次課吏事者亦是良法蓋事必論  
功則官有成效官必論序則人無爭心  
既非鄉舉里選之時即當用循資累勞  
之法猶可以杜奔競而覈功實也故隆  
古之世先德行綜覈之朝課功能海華  
之吏務聲名叔季之時取儗捷韋彪以  
取士之得失歸於存心之厚薄其為世  
道人心慮豈不遠哉

詔禁治獄慘酷者

詔曰律云掠者唯得榜笞立

以一人背之  
令其立而受

刑又令丙為篇之  
次也箠長短有數自往者大

獄以來掠者多酷鉗鑽之屬慘苦無極念  
其痛毒休然動心宜及秋冬治獄明為其

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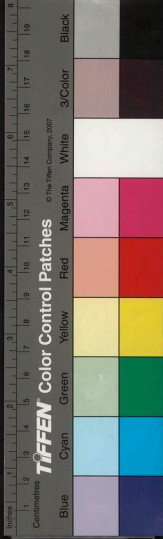
按刑者帝王不得已而用之故於拷問之中常寓憫恤之意漢文帝除肉刑定笞法景帝減無數薄刑具及章帝此詔溫厚惻怛藹然見於言表率是道也法不刻而民無寃矣

太尉彪罷以鄭弘為太尉

初弘為大司農奏聞零陵桂陽嶠道自是夷通交趾貢獻無沈溺之患在職二年所省以億萬計遭天下旱邊方有警民食

足而帑藏殷積弘又奏宜省貢獻減徭費以利饑民帝從之

按鄭弘為司農能使帑藏充實則上能利國矣省貢獻減徭費則下能利民矣在職二年所省即有億萬可見欲求生財不如節財欲求理財之策不如得理財之人耳然亦由信任之專有所裁減無敢阻撓有所奏請盡皆聽許故能展布其才而收其效若財多漏卮事多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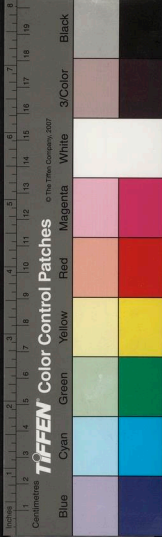
肘而求穀積之效則不可得矣

帝南巡至宛以朱暉為尚書僕射  
暉嘗為臨淮太守有善政時坐法免家居  
故上召而用之後尚書張林上言宜自煖  
鹽修均輸法暉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均  
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民窮  
怨誠非明主所宜行帝怒切責諸尚書暉  
等皆自繫獄三日詔赦出之

按煖鹽均輸二法皆始于武帝救目前

一時之缺乏雖係權宜實非國體未暉  
之言是也章帝因慮國用不足興利之  
策却又阻格不行是以怒而切責之然  
震怒未幾旋即開霽勉留直臣而其事  
亦遂寢不行量之有容心之無我皆可  
見矣

暉因稱病篤不肯復署議尚書令以下惶怖  
謂暉曰今臨得譴讓柰何稱病暉曰行年  
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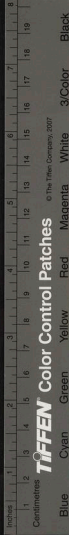


可而順旨雷同負臣子之義遂閉口不復  
言諸尚書共劾奏暉帝寢其事詔直事郎  
閔暉起居太醫視疾太官賜食暉乃起謝  
按菱鹽均輸之法諸尚書皆欲奉行而  
獨暉不肯署議駢似執拗方被切責即  
稱病篤駢似詐託此皆人情所易怒者  
章帝却不以為忤問疾賜食恩禮有加  
盖諒暉之心為公非為私而暉之所以  
敢于直諫者亦恃帝之可以誠感可以

理奪耳古稱君仁則臣直信矣

以孔僖為蘭臺令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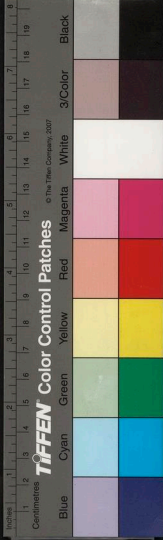
魯國孔僖涿郡崔駰同遊太學相與論武  
帝始崇聖道號稱文景及後恣已忘其前  
善鄰房生上書告駰僖誹謗先帝刺譏當  
世事下有司僖以書自訟曰凡言誹謗者  
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  
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是為真說書傳實  
事非虛謗也



按古之帝王考百事於朝問謗譽於路  
豈是路人便當是非人主蓋因天下之  
是非考在己之得失是者可以自信非  
者可以自改耳自秦立誹謗之法羣下  
顧忌不敢輕言漢時沿襲其陋故猶有  
以此罪相告者向非孔僖直辯能明事  
理章帝寬大不罪直言則駟僖將罹誹  
謗之誅而梁郁即為告密之漸矣

夫帝者為善為惡天下莫不知斯皆有以致

之故不可以誅於人也陛下即位以來政  
教未過德澤有加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  
所非實是則固應悛改儻其不當亦宜含  
容又何罪焉臣等受戮死即死耳顧天下  
之人必回視易慮以此事窺陛下心自今  
以後苟見不可之事終莫復言者矣臣恐  
卒然蒙枉不得自敘使後世論者擅以陛  
下有所比方寧可復使子孫追掩之乎謹  
請闕伏待重誅書奏詔勿問拜僖蘭臺令





史

按孔僖雖是辨明已事然所謂以此窺測雖知不可莫敢復言者實是至理人主即時有詰責但罪妄言非惡直言而羣臣不曉妄意猜疑雖遇可言之事亦隱忍顧忌而不敢發所以人主意向最不可使人窺伺一可窺伺即成風尚其流弊不可勝言僖等方見推問豈敢遽望寬釋既寬其罪復加以官不測之威

與不測之恩相兼並用章帝之操縱善矣

賜毛義鄭均穀各千斛

廬江毛義東平鄭均皆以行義稱於鄉里南陽張奉慕義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掾適至以義守安陽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辭去後義母死徵辟皆不至奉乃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徃日之喜乃為親屈也均兄為縣吏頗受禮遺均諫不聽乃



脫身為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  
可復得為吏坐臧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  
為廉潔均仕為尚書免歸帝下詔褒寵義  
均賜米各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問起居加  
賜牛酒

按毛義不過一縣令鄭均一致仕官其  
不受徵辟及勸兄清廉皆在田野間事  
而朝廷之上乃能備聞而褒顯之所以  
天下易於風勸竟成節義之俗蓋人主

惡奔競不如求恬退者而褒之人主惡  
貪汙不如求廉潔者而褒之褒之得其  
人當其實則恬者廉者皆勸而競者貪  
者亦內愧而有改心勸懲之道得而天  
下之趨向定矣

詔除妖惡禁銅者

詔曰往者妖言大獄所及廣遠一人犯罪  
禁至三屬如有賢才沒齒無用朕甚憐之  
諸以前妖惡禁銅者皆蠲除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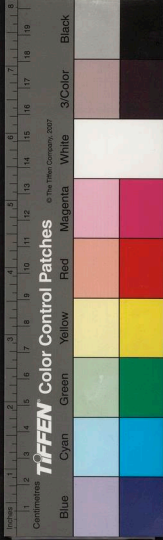


按國家之法惟妖言惡逆最甚亦惟妖  
言冤枉最多蓋妖言者惟造圖讖以惑  
人假幻妄以集衆實有的據乃當坐之  
若止憑口語輕信傳聞或出離家之攀  
誣或出刁詞之告訐問官但求深入不  
察真情刑具在前懼罪款伏漢時之獄  
此類極多甚而忠諫者謂之誹謗深慮  
者謂之妖言則忠邪愈淆而冤抑愈大  
矣漢文帝除誹謗妖言法則於正律令  
之中而寓求直言之意章帝免妖惡禁  
錮罪則於理冤枉之中而寓惜賢才之  
意大書於冊皆帝王之盛事也

二年詔賜民胎養穀著為令

詔曰諸懷姙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失  
勿算一歲著為令

按自古聖賢論王道次第始于衆庶即  
如越王圖治亦首以十年生聚為言民  
間有孕者與之醫生子者與之酒餼戰





國以後此義泯然矣漢時養老孤諸  
仁政屢見於詔令至於賜民間胎養穀  
更有一家一體氣象亦以期生聚之蕃  
收富庶之效耳事有行之似迂闊而仁  
民最渥得民最深者此類是也

詔戒俗吏矯飾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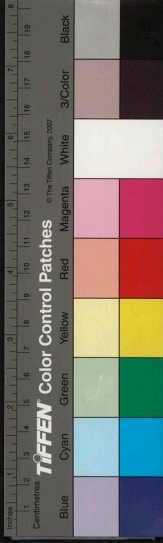
詔曰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厭之

甚苦之安靜之吏悃悃悃苦本切悃指無

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

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  
之矣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  
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  
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治民或失職其咎  
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夫俗吏傷化而能要顯名良吏便民而  
類鮮近效今章帝乃厭苦矯飾之為而  
崇尚悃悃之政如劉方無他異能特以  
不繁之故至蒙褒獎可謂深知民生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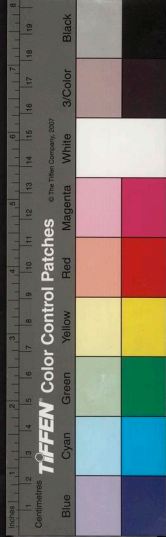


宗伯集 卷四  
休戚灼見吏治之是非者矣古之課吏  
惟取循良後之課吏乃賞卓異卓異之  
名興而官與民多事矣民以寧一不擾  
為福官以清靜省事為最舉初求實跡  
黜陟循公道則何患吏不稱職而民不  
安業哉

至東平祠獻王陵

帝至東平追念獻王謂其諸子曰思其人  
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因泣下沾襟遂幸  
獻王陵祠以太牢親拜祠坐哭泣盡哀獻  
王之歸國也驃騎府吏丁牧周相以王愛  
賢下士不忍去遂為王家大夫數十年事  
祖及孫帝聞之皆引見擢為議郎

按東平王事章帝生而盡禮沒後尚有  
遺表帝待東平生而盡禮沒後尚有餘  
思千載之下令人感動君臣之間可謂  
各盡其道矣丁牧周相為王家大夫且  
三世而帝皆引為議郎何拘常格後世



一為王官便終身禁錮而其人亦安于  
自棄無復稍自振拔者非立賢無方之  
遺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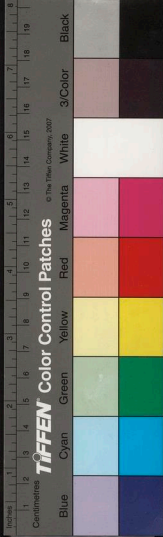
詔侍中曹褒定漢禮

博士曹褒請著漢禮班固以為宜廣集諸  
儒共議得失帝曰謗言作舍道旁三年不  
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互生疑異筆不得  
下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乃拜褒侍中授  
經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曰此制嚴畧多不

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

按天下事功所以不成就者只苦議論  
太多淺陋者掇拾以塞其責剛復者忿  
戾以執其偏泥古者迂闊而不通于用  
趨時者承望而不盡其情相持而不相  
下故議論多而成功少也章帝之言甚  
為有見但欲看曹褒與后夔兩人清楚  
耳

宗伯集卷之四十終





丁母精論受而心也章帝之言甚  
涉種香承皇而不盡其辭林林而不降  
備矣心瞻其辭我古香豈關而不並乎  
大受然則香豈辭以塞其責關豈長矣  
楚天下事以心不為其香又子精論  
合豈今宜外豈辭玉對下豈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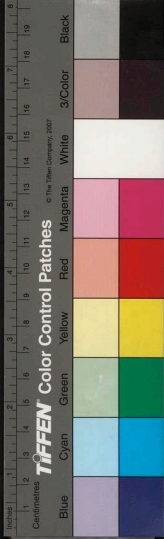
宗伯集卷之四十一

北海馮琦用韞著

日講通鑑直解

章和元年司徒虞免以袁安為司徒任隗為  
司空

是時屢有嘉瑞言者咸以為美遂詔改元  
章和太尉掾何敞獨惡之謂宋由袁安曰  
瑞應依德而至災異緣政而生今異鳥翔  
於殿屋恠草生於庭際不可不察由安懼



下為矯論受而心也章帝之言甚  
涉種香承皇而不盡其辭林林而不  
備矣心瞻其辭我古者聖聞而不  
大受然則者必以塞其責聞也  
楚天下事必心不為其者又子  
合豈今宜外對於玉對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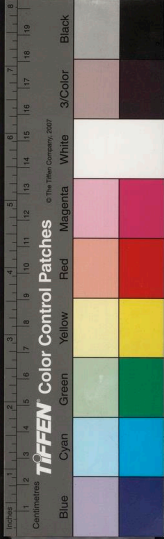
宗伯集卷之四十一

北海馮琦用韞著

日講通鑑直解

章和元年司徒虞免以袁安為司徒任隗為  
司空

是時屢有嘉瑞言者咸以為美遂詔改元  
章和太尉掾何敞獨惡之謂宋由袁安曰  
瑞應依德而至災異緣政而生今異鳥翔  
於殿屋恠草生於庭際不可不察由安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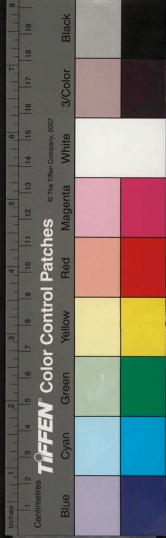
不敢荅

按章帝因嘉瑞屢至改元以應之從此以後漢業漸衰安在其為祥乎章帝賢主也見祥瑞之事而喜哀安賢臣也聞切直之言而不荅可見喜祥惡異喜諛惡直人情大抵然矣自古祥瑞治世亂世皆有之有德即為瑞無德即為異何敵所謂依德緣政而生者真名言也

曹褒奏所撰制度

曹褒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識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凡百五十篇奏之帝以衆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

按曹褒受命定禮纔一年餘即已奏進以一代大典制于一人成于一年始既因仍漢儀而不令諸儒會議既又雜以識記而不令有司平決故史臣謂之制度而不謂之禮謂其駁雜而非禮也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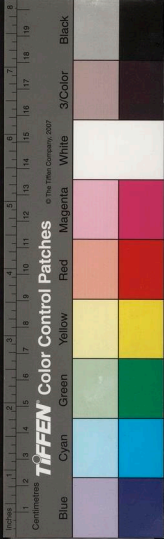
漢之禮定于叔孫通東漢之禮定于曹  
褒議禮大典不出于名世大儒而僅取  
決于二人之手漢治之不純有由然矣  
竇憲以侍中內幹機密出宣詔命弟篤景瓌  
皆在親要憲性果急睚眦之怨無不報復  
以韓紆嘗劾父勲獄令容斬紆首以祭勲  
塚

按朝廷大權惟在機密詔令兩端而竇  
憲皆掌之則大權盡在掌握矣憲所以

得權者由母后之臨朝竇太后所以臨  
朝者由太子尚少耳大凡舍長立少使  
母后聽政勢與外廷大臣隔絕往往與  
其所親暱謀事而大權遂歸之不在內  
官則在外戚此萬世之永鑒也  
以鄧彪為太傅錄尚書事百官總已以聽

竇憲以彪仁厚委隨故尊崇之彪在位修  
身而已不能有所匡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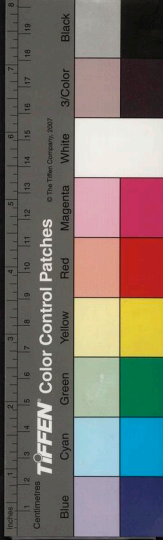
按王莽欲專漢權故上假太后為重陽



尊孔光為名而陰行其志竇憲欲專漢  
權亦內假太后為重陽尊鄧彪為名而  
陰行其志憲之不為莽者以竇太后蚤  
逝而和帝之英斷能自攬威權故耳孔  
光鄧彪雖不為惡而容奸誤國之罪不  
可勝誅故朝廷之上用百詭隨之人不  
如用一剛直之士也

侍中竇憲殺都鄉侯暢太后以憲為車騎將  
軍使擊北匈奴以贖罪

都鄉侯暢來弔國憂太后數召見之竇憲  
懼暢分官省之權遣客刺殺暢於屯衛之  
中而歸罪於暢弟剛使侍御史與青州刺  
史雜考之尚書韓稜以為賊在京師不宜  
舍近問遠恐為奸臣所笑何敞說宋由曰  
敞備數股肱職典賊曹欲親至發所以糾  
其變而二府執事以為故事三公不與盜  
賊敞請獨奏案之於是推舉具得事實太  
后怒閉憲於內宮憲懼誅因自求擊匈奴



以贖免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以憲為車  
騎將軍執金吾耿秉為副發兵北伐匈奴  
按竇憲以外戚而殺宗室罪狀明白竟  
爾不問又使之伐匈奴以贖罪征伐大  
事自當擇人而使豈可預期不可必之  
功以贖不可赦之罪且使權貴之臣不  
拘犯何罪過僅僅使為將征伐而止則  
復何忌憚哉自古有欲貴戚封侯而伐  
匈奴者李貳師是也有欲貴戚贖罪而

伐匈奴者竇憲是也興師動衆損餉費  
財而以為倖臣邀功免罪之資卒之貳  
師無功而降虜竇憲有功而滅族無功  
則其禍淺有功則其禍深可以為鑒矣  
竇憲嘗使門生齋書詣尚書僕射郵壽有所  
請託壽送詔獄上書陳憲驕恣引王莽以  
誠國家又因朝會厲音正色譏憲等以伐  
匈奴起第宅事憲怒陷壽以誹謗下吏當  
誅敵上疏曰壽機密近臣匡救為職若懷





默不言其罪當誅今壽違衆正議以安宗廟豈其私耶忠臣盡節以死為歸臣誠不欲聖朝行誹謗之誅以杜塞忠直垂譏無窮壽得減死徒合浦未行自殺

按竇憲先以私忿殺都鄉侯茲復借公法以陷邳壽縱肆狡猾可謂屢惡不悛矣大抵奸臣欲傾正人無罪可指則往往指為誹謗誹謗者人主所深惡而人臣所不能自解者也石顯以怨望陷

望之張湯以及唇殺顏異皆借誹謗以激人主之怒耳明主除誹謗之罪寬觸冒之誅然後言路開而直臣進矣

竇憲擊北匈奴大破之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而還

竇憲耿秉出朔方塞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單于遁走斬獲甚衆降二十餘萬人出塞三千餘里登燕然山命中護軍班固刻石勒功紀漢威德而還遣司馬吳



祀奉金帛遺北單于於西海上以詔致賜  
單于稽首拜受

按竇憲破匈奴出塞三千里招降二十  
萬豈非大功然在東漢時外夷之禍淺  
外戚之禍深克敵於外而生禍於內則  
在漢利不償害而在憲功不補罪矣大  
凡奸臣非藉大寵則不得上邀主眷非  
藉大功則不能下懾人心自古外戚受  
寵而典兵幸而有功不自斂戢未有不

上禍國家下殃其身者也

以竇憲為大將軍

舊大將軍位在三公下至是詔憲位次太  
傅下三公上竇氏兄弟驕縱而景尤甚奴  
客奪人財貸篡取罪人妻畧婦女擅發緣  
邊突騎袁安劾景擅發邊兵驚惑吏民二  
千石不待符信輒承景檄當伏顯誅又奏  
司隸校尉河南尹阿附貴戚不舉劾請免  
官案罪並寢不報



按竇景罪狀多端而惟擅發邊兵為大  
外戚而可以擅發邊兵則何奸不可作  
發兵而可以不用符信則何事不可從  
景且如此何況憲哉外可以役使邊將  
內可以寢抑奏章外戚之勢至此漢其  
危矣

二年北匈奴款塞求朝竇憲遣使迎之復遣  
兵襲擊破之

北單于遣使款塞稱臣欲入朝見憲遣

固迎之會南單于求滅北庭憲復遣中郎  
將耿譚將騎出塞襲擊北單于單于被創  
僅而得免既而憲遣左校尉耿夔圍北單  
于於金微山大破之單于走死  
按竇憲以此匈奴當討則不當受降既  
已納款則不當掩襲中國所以御夷狄  
惟有威信兩端許降而復擊之信義何  
在何以使四夷歸命哉蓋由竇憲只務  
貪功不顧國體比之衛霍出塞之師抑





又下矣

三年竇憲殺尚書僕射樂恢

竇憲以耿夔任尚為爪牙鄧疊郭瓚為心腹班固傳教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賦歛吏民共為路遺袁安任隗舉奏貶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未有以害之

按竇憲以外戚之重挾破虜之功聲勢固已是重大而羣奸為之爪牙腹心又假

以文章議論粉飾之袁安任隗乃欲以孤立之踪舉奏其惡力雖不敵志亦可憫也蓋由東漢之時人主既係幼冲政事不歸臺閣母后聽政外戚專權權之所歸衆即輻輳朝臣結外戚而取償於外官外官賂朝臣而取償於百姓於是官常敗壞民力困窮而漢事從此日非矣此萬世之永戒也

尚書僕射樂恢上疏曰陛下富於春秋纂承



大業諸舅不宜幹正王室示天下之私不  
省恢乞骸骨歸憲風州郡迫脅恢飲藥死  
於是朝臣震懼無敢違者袁安以天子幼  
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  
家事未嘗不喑鳴流涕天子大臣皆恃賴  
之

按實憲先以刺客殺劉暢以法吏殺邳  
壽以州郡殺樂恢安有奸臣擅殺近臣  
而國不危者憲之勢誠克而漢亦岌岌  
矣呂氏為難廷臣得劉章而益強竇氏  
專權天子倚袁安以為重公忠之臣所  
關係於國家者豈其微哉

四年立北匈奴於除鞬為單于  
北單于既亡其弟於除鞬自立遣使款塞  
實憲請立為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  
于故事事下公卿議袁安任隗以為光武  
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  
算可得扞禦北狄故也今宜令南單于反



北庭領降衆無緣復更立於除韃以增國費

觀袁安之對可見漢時和親止是權宜原非借為永安之計然就款塞之中亦當權費之多寡利害之大小兩匈奴相爭南單于保塞我受虜之降而使虜備虜則供虜之費少而安邊之利大故光武受之為得策北匈奴既破敗而始歸附又欲引南單于故事以邀中國之賜

予彼於我無能重輕而我賜封置將前費一而今費二則安邊之利小而供虜之費多故實憲之議為非策天下有事同而得失異者謀國者不可不詳計也安又獨上封事曰南單于屯先父舉衆歸德四十餘年屯又首唱大謀空盡壯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失信所養建立無功百蠻不敢復保誓矣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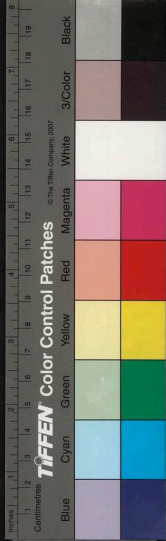




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詔下其議安又與憲更相難折憲負執驕訐稱光武誅韓歆戴沙故事安終不移然上竟從憲策

按漢供夷虜費以萬億計以漢家國勢兵力之強然且不辭為之者夷虜苦寒之地諸物多仰給中國彼欲得所用強則大舉弱則零竊又弱則款服而待賜于中國耳就中國言之畢竟用兵之費

多賜虜之費少故因其來而羈縻之若不論遠近不分強弱而欲一切供給絕不之不能為中國害受之反大為中國費重則何利而為之求安之策甚明而實憲負其威勢挾以必從而其時入主亦不得不從觀其引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則是明制大臣死生之命明奪人主誅殺之權君弱臣強一至於此籌策之得失又不必言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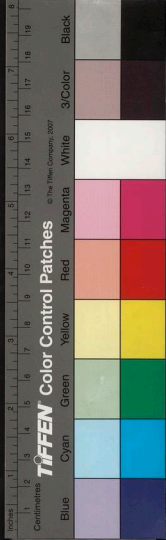
六月朔日食

于鴻上疏曰昔諸呂握權統嗣幾移袁平  
之末廟不血食今天下遠近惶怖承旨背  
公室向私門入道悖於下效驗見於天禁  
微則易救末則難恩不忍誨義不忍割去  
事之後未然之明鏡也夫天不可以不剛  
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彊不彊則  
宰牧從橫宜因大變改政匡失以塞天意  
按于鴻之疏可謂忠讜使鴻之說得行

則君權肅國勢振竇憲可免誅戮鄭衆  
亦不至封侯禁微則易救末則難真是  
名言至於人主除奸要在自握乾剛獨  
明獨斷如東漢先以內官誅外戚後以  
外兵誅內官而國事遂去不可復為者  
不夫在不能自彊而借資於人耳古稱君  
德以剛為主信哉

竇憲伏誅

竇氏父子兄弟並為卿校充滿朝廷鄧疊



及弟磊母元與憲婿郭舉及父璜共相交  
結舉得幸太后遂謀為逆帝知其謀而外  
臣莫由親接以勾盾令鄭衆謹敏有心幾  
不事豪黨遂與衆定議誅憲使清河王慶  
私求外戚傳夜獨內之明日幸北官詔執  
金吾五校尉勤兵屯衛南北官閉城門收  
璜舉磊誅之收憲大將軍印綬更封冠  
軍侯與篤景瓌皆就國選嚴能相迫令自  
殺

按實憲不過一外戚而其權勢氣焰幾  
傾人主盖由朝廷以親戚為心腹外戚  
又引其親奸臣藉黨與為爪牙其黨復  
皇太自立黨展轉援引聲勢重大自負宿罪  
恐至誅夷其勢必至于逆謀而後已和  
帝決策一旦剪除豈非英斷然外戚之  
禍除而內宦之權重原內權所由起始  
于有功有功始于決策帝之所以不與  
股肱大臣謀者以素不與外臣親接故





皇太后竇氏崩

耳人主常延見大臣無事則諮詢得失  
有事則參決謀謨若常不相親即有事  
亦難獨召召之則機露而事敗勢不得  
不謀之于內無論未能成功即成功亦  
復有後患豈非後世之永鑒哉

初梁貴人既死宮省事祕莫有知帝為梁  
氏出者舞陰公王子梁扈奏記三府求得  
申議太尉張酺言狀帝感慟良久酺因請  
追上尊號存錄諸舅帝從之會貴人姊上  
書自訟乃知貴人枉殺之狀三公奏請貶  
竇太后尊號不宜合葬先帝帝手詔曰竇  
氏雖不遵法度而太后常自減損朕奉事  
十年深惟大義禮臣子無貶尊上之文恩  
不忍離義不忍虧其勿復議

按竇太后始欲固寵乃養梁貴人之子  
既欲專寵遂陷梁貴人於死自是婦人  
常情若為入主者有嫡則早立嫡無嫡



則早立長既立其子即貴其母名分已定覲覲自息尚安有生招不白之冤致貽無窮之禍者哉

十三年帝幸東觀

帝因朝會召見諸儒魯丕賈逵黃香等相難數事帝善丕說特賜衣冠丕因上疏曰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已出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

勞而道術愈章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無令幽遠獨有遺失也

按和帝因朝會而召羣儒集羣儒而講經義既可因其論說而辨人之才品又可聽其講解而廣己之聰明真是帝王盛事至於魯丕所言使人皆盡言幽遠不遺則又不獨辨道術者為然即治理亦當如是矣

詔邊郡舉孝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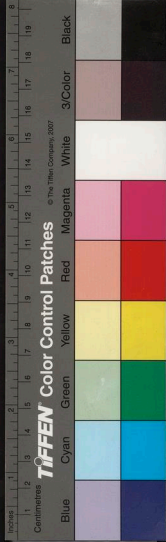


詔曰幽并涼州戶口率少邊役衆劇束脩  
良吏進仕路狹撫接夷狄以人為本其令  
緣邊戶口十萬以上歲舉孝廉二人不滿  
十萬二歲一人五萬以下三歲一人  
按人才原不擇地而生故人主用人惟  
其人不惟其地若內地闢仕進之塗邊  
地絕薦舉之望非立賢無方之意和帝  
之詔甚是今之歲貢卽其遺法但漢以  
孝廉今以詞章始以詞章後以年貨寔

夫立法之意不可無變通之術矣

徵班超還京師

初超發于寘諸國兵擊莎車龜茲王發溫  
宿等兵救之超令兵各散去須夜鼓聲乃  
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自以萬騎  
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衝  
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詔諸部勒兵雞鳴  
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遂降龜茲等各退  
散威振西域既而龜茲溫宿等諸國來降





以超為西域都護騎都尉超又發八國兵討焉者斬其王廣於是西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至于海濱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至是年老乞歸乃徵還至洛陽卒

按班超在西域不勞士馬不費轉輸發夷人之兵制夷人之命能令五十國莫不賓從四萬里莫不貢獻可謂奇功矣所以然者蓋以超都護西域為任甚專二十餘年為時甚久既無損兵糜餉之

慮又無中監遥制之虞擊斬自由撫輯惟意故能遂其本志而成此大功此可謂任將者之法

任尚與先零羌滇零戰大敗詔遣謁者龐參督諸軍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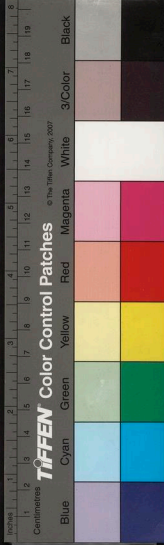
故左校令龐參先坐法輪作若盧使其子俊上書曰萬里運糧遠就羗戎不若總兵養衆以待其疲鄧騭宜且振旅留任尚使督涼州士民轉居三輔休徭役以助其時



止煩賦以益其財令男得耕種女得織紵然後畜精銳乘懈沮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則邊民之讎報犇北之恥雪矣書奏會樊準上疏薦參太后即擢參於徙中召拜謁者使西督三輔諸軍也

按龐參之論無李牧趙充國之策而兩用之牧之守代先守而後戰充國破先零直以守為戰而坐困之參欲休息士馬出其不意深得古人守邊之要邊事

所以不振者由於平居無備輕易言戰戰既不勝守亦因以不固及見有隙可乘却反畏縮不決坐失事機古人守邊只以不敗為主真見可戰忽然而發敵不及拒坐收全功所以說全國為上又說浪戰為下則古人所重可知已參起自徒中即拜謁者採其言即用其人責其功不記其過以此鼓舞人才寧有不得其用者乎



立貴人鄧氏為皇后

鄧禹子訓有女曰綏選入宮為貴人恭肅  
小心動有法度承事陰后接撫同列常克  
已以下之雖官人隸役皆加恩借帝深嘉  
焉常有疾帝特令其母兄弟入視醫藥貴  
人辭曰宮禁至重而使外舍在內上令陛  
下有私幸之讖下使賤妾獲不知足之謗  
上下交損誠不願也

夫婦人一為人主所幸愛解不恃寵以

傾其同列借寵以榮其宗族而鄧后獨  
能克已以盡接撫之道知足以免私幸  
之讖固后之賢亦其所得於祖父之家  
教者多也夫內治關於后德后德繫於  
世類豈非擇后者之所當知哉  
二年以公田賦與貧民遣使稟貧冀充流民  
御史中丞樊準上疏請減無事之物省官  
吏作者被災之郡百姓凋殘恐非賑給所  
能勝膽可遣使持節慰安尤困乏者徒置





宗伯集 卷三十一  
荆揚諸郡太后從之悉以公田賦與貧民  
即擢準為光祿大夫使冀州遣議郎呂倉  
使兗州稟貸流民咸得蘇息

按民為邦本民困乏而上不周卹則民  
不得安上周卹而委用不得其人則民  
亦不安鄧太后既用樊準之言而稟貸  
流民即用樊準以慰安郡國於聽言用  
人兩得其道大抵任事即議事之人則  
議論必不敢為虛言以要名行事必不

敢為虛文以罔上蓋不獨賑饑一事當  
然也

徵鄧騭為大將軍

鄧騭在位頗能推進賢士弘農楊震孤貧  
好學通達博覽騭辟之時震年已五十累  
年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  
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令夜懷金遺  
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  
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



謂無知者密愧而出子孫常蔬食步行政  
舊或欲令為開產業震曰使後世稱為清  
白史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按鄧騭輔政首辟楊震清議明而公道  
彰矣天下吏治不興始于人各自為身  
家之計而甘為貪黷以負國家耳若不  
受金錢不殖產業獨以清白遺之子孫  
如楊震者清風高節千載如新朝廷得  
是人而表揚之天下聞風而興起矣

四年詔以涼州牧守子弟為郎

龐參說鄧騭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三  
輔欲棄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騭  
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  
如此將兩無所保公卿皆以為然郎中虞  
詡言於太尉張禹曰若大將軍之策不可  
者三先帝開拓土宇勞而後定今憚小費  
舉而棄之一也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為塞  
圍陵單外二也列士武臣多出涼州羗胡



所以不敢入三輔也涼州士民父死子戰  
無反顧之心者為臣屬者漢故今削而棄  
之民庶必引領而怨如席卷而東則困陵  
舊京非復漢有三也議者喻以補衣猶有  
所完謂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也禹以  
為然

按龐參勸鄧騭之說即前欲併兵三輔  
之意然在前則為便計此則為謬說何  
也併兵三輔待時而動則退乃所以為

進守乃所以圖戰此策之可行者也若  
因而棄涼州以三輔為塞則我退而虜  
轉進我怯而虜轉驕棄要害而不守舍  
武勇以資敵則策之必不可行者也天  
下一事而成敗異一人之言而得失異  
者聽言決策可無慎哉

詡因說禹網羅涼土雄傑引其牧守子弟於  
朝外以勸厲荅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  
計禹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詡議於是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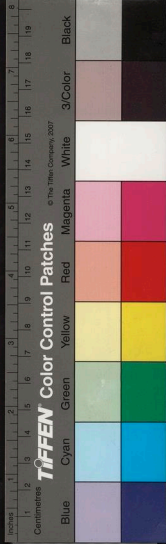


宗伯集 卷五  
西州豪傑為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為郎  
以安慰之

按虞詡之策本于漢高祖當爭戰之時  
而集功臣子弟于櫟陽以自衛其於安  
慰防閑兩得之矣即就用才言之亦當  
如此蓋邊人多膽畧耐勞苦而短于文  
華拙于進取豪傑之士擯棄草澤者甚  
多其才無所用一旦有激則作不法不  
靜之事逃叛勾虜往往有之朝廷若  
知夷虜之情必當引用邊塞之士既可  
以盡人才亦可以防邪計非但以安慰  
邊人之心而已

以虞詡為朝歌長討縣境羣盜平之不阻下  
鄧騭以前議惡虞詡欲以法中之會朝歌  
賊攻殺長吏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為朝歌  
長故舊皆弔之詡笑曰不遇盤根錯節無  
以別利器此乃吾立功之秋也

按虞詡所議乃國家公事鄧騭却以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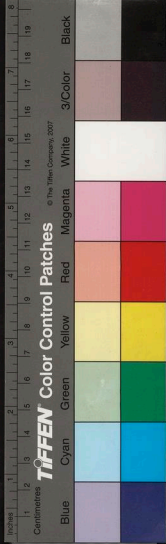


私恨而陷之必敗之地以薦之賢不免  
有此惜哉詔一聞命欣然受任不但才  
足以濟氣足以振即此便見為國忠心  
常人平日安閒尚且營求善地揀擇美  
官一遇難處百方窺避況于下有兵革  
當其前上以罪譴持其後乃能不退不  
懾毅然就道卒之盜息民安功建名立  
此可以愧天下為人臣而避艱難者人  
主患不得治盜如詔者而任之何憂盜

哉

及到官設三科以募壯士掾史以下各舉所  
知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  
業者為下收得百餘人貫其罪使入賊中  
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殺數百人又潛遣  
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來緣縫其裾有  
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縣境皆  
平

按虞詡賞賊之罪誘賊出劫而擒之雖



是任術然詐亦兵家所不忌也趙廣漢  
持奸吏陰罪而使之察奸虞詡貫盜賊  
宿罪而使之擒賊可見天下原無不可  
駕馭之人顧用之何如耳古之善馭夷  
者多以夷攻夷善治盜者多以盜攻盜  
夫御得其道狙詐咸作使豈不信哉  
六年省薦新物二十三種

詔曰凡供薦新味多非其節或鬱養種孰  
或穿掘萌芽味無所至而夭折生長豈所

以順時育物者乎自今皆須時乃上

按安帝詔省薦新之味正合論語非時  
不食之文蓋王者玉食萬方先時薦新  
未為不可但非時之物食之傷人既非  
不順育之宜且乖調攝之理而勞民供具  
所損尤多安帝此詔亦事之可法者也  
以虞詡為武都太守擊羗破之

太后聞虞詡有將帥之畧以為武都太守  
羗衆數千遮詡于陳倉嶓谷詡即停軍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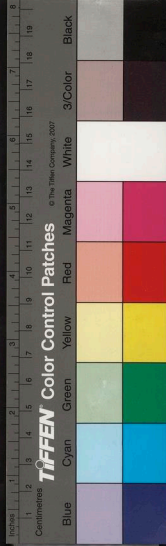


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羗聞之乃  
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  
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羗不敢  
逼或問曰孫臏滅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  
不過三十里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  
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為所及速進則  
彼所不測孫臏見弱吾今示種勢有不同  
故也

按虞詡不泥古兵法乃其深知兵法

學古人者也若他人處此見虜勢甚衆  
孤軍獨往非畏縮不前則輕率與戰以  
至情勢屈虜勢愈強而邊事日壞矣所  
以邊臣惟貴識虛實見兵勢智畧足以  
應變膽力足以決策若虞詡者可謂無  
之矣

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羗衆萬餘攻圍赤亭  
數十日詡乃令軍中種弩勿發而潛發小  
弩羗以為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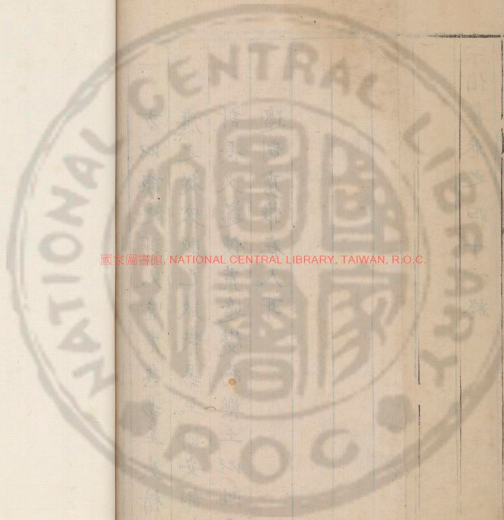


是使十二種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羗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羗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伏候其走路掩擊大破之賊由是敗散詡乃占相地執築營壁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民開通水運一郡皆安

按虞詡破羗之術大畧隱形以誘之多

方以誤之耳人當危急易至失措詡却應之從容賊已敗散易至偷安詡却獨計長久遂使荒邊變為樂土以此見安邊制虜惟在人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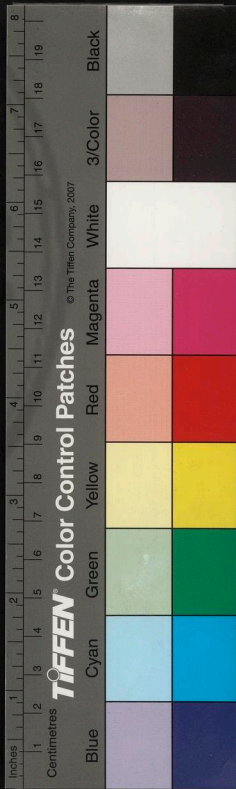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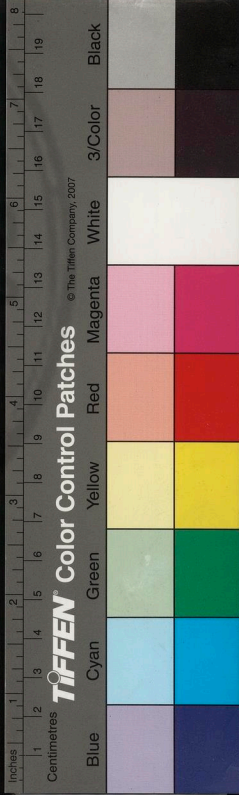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 O. 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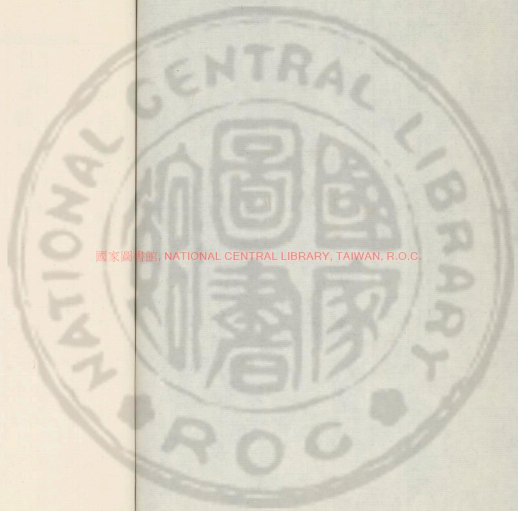
宗伯馮先生集

卷之四十一至  
卷之四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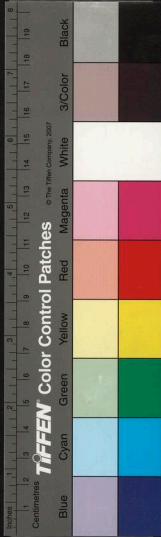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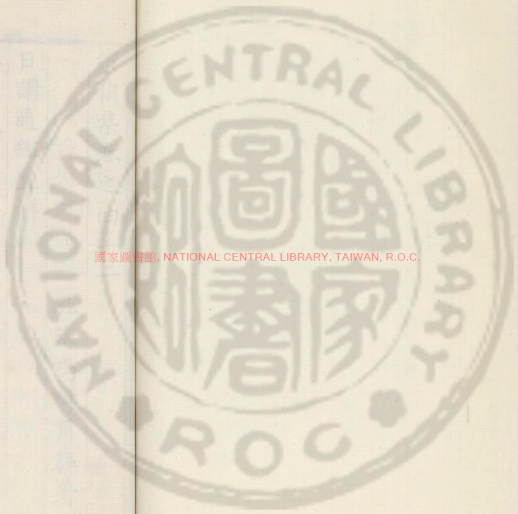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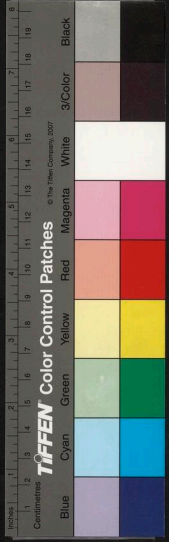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日講通鑑  
永寧元年度置都護元共  
復向叔率軍師後王軍統共統東漢學士  
前王卷右北道曹宗清出兵學所以以  
之因復取西成方所多以為宜則王門  
表石開軍河為法勇有文武名聞之  
宜于致遠獲百善兵八軍可成則故

7463570 v.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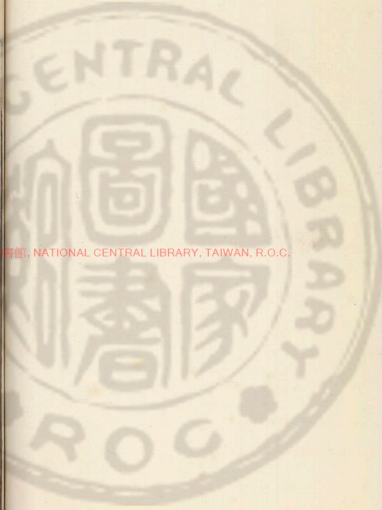
宗伯集卷之四十二

北海馮琦用韞著

日講通鑑直解

永寧元年復置都護屯兵

北匈奴率車師後王軍就共殺索班擊走  
前王畧有北道曹宗請出兵擊匈奴以報  
之因復取西域公卿多以為宜閉玉門闕  
太后聞軍司馬班勇有爰風召問之勇議  
宜于敦煌復置營兵及護西域副校尉遣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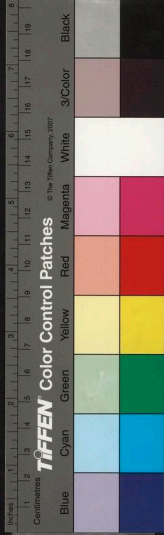


長史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疆鄯  
善于寘心膽北扞匈奴東近敦煌既為胡  
虜節度又禁漢人侵擾如此誠便於是從  
勇議復營兵置副校尉居敦煌雖以羈縻  
西域然亦未能出屯其後匈奴果數與車  
師入寇河西大被其害

按西域之議漢庭公卿皆以為宜閉玉  
門關其議置都護屯兵惟班勇一人而  
已金城方畧獨召問趙充國都護復置

獨問班勇皆不決于盈庭之言而決于  
宿將之口蓋以其歷邊方習虜事視庭  
臣遙度懸斷之說相遠耳古人一遇邊  
警將臣即得召對口陳形勢既可以知  
其人之才畧亦可以決策之從違久之  
而虜情將畧俱在目中矣

建光元年皇太后鄧氏崩封鄧騭為上蔡侯  
太后自臨朝以來水旱十載四夷外侵盜  
賊內起每聞民饑或達旦不寐躬自減徹



以救災危故天下復平嘗徵濟北河間王  
子四十餘人及鄧氏近親子孫為開邸第  
教以經書躬自監試詔從兄豹康等曰末  
世貴戚食祿之家溫衣美食乘堅驅良而  
面牆術學不識誠否斯固禍敗所從來也  
按鄧太后約已勤政且稱賢母后矣其  
教誠外戚宜足以保其宗然身歿未幾  
而旋致破亡者何也彼知驕奢之為禍  
而不知禍所從來乃在久臨朝而不還

政耳盖外戚不學之過小而宮闈與政  
之禍深也

帝已年長久不還政潁川杜根言之太后大  
怒盛以謙囊撲殺之載出城外得蘇逃竄  
為宜城山中酒家保平原成翊世亦坐諫  
太后不歸政抵罪至是尚書陳忠薦之帝  
拜根侍御史翊世尚書郎

按杜根成翊世諫太后還政非但事體  
合當如此亦所以為鄧氏忠謀使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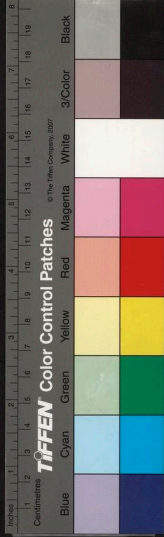


之說得行則太后得全其名安帝得全其考外家得全其宗族讒誣何由而行禍患何由至乎徒以一時逆耳遂發威大怒貪戀權勢殺戮諫官以致帝心久不能平家族旋及于禍其為賢德之累大矣

詔舉有道之士

尚書陳忠以詔書既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致不能容乃上疏豫聞帝意曰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謀忠臣盡謇諤之節不畏逆耳之害今明詔引咎克躬諮訪羣吏言者見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錄顯列二臺必承風響應爭為切直嘉謀異策宜輒納用如其管穴妄有譏刺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且優游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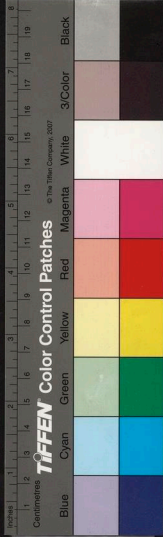
按安帝初年方下求賢之詔而陳忠即慮及言路之塞見事甚遠論事甚確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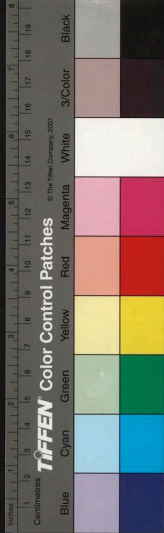
人主求言則言者爭進言者既衆人人  
思以謹直自高則競為激切勢必抵觸  
忌諱以致人主不堪因而譴責是開者  
苦激之端而激者塞之漸也所以陳忠方  
特喜其聞即優其塞至謂嘉言宜納妄言  
亦宜容尤得御臣聽諫之法惟臣以從容  
和緩濟其忠君以兼收並蓄弘其度則  
上下交修而君臣不隔矣  
以薛包為侍中不拜

初汝南薛包少有至行父娶後妻而憎包  
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致被毆扑不  
得已廬于外旦入灑掃父怒又逐之乃廬  
于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  
及父母亡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  
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田廬取其荒頓  
者器物取其朽敗者弟子數破其產輒復  
賑給帝聞其名令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  
以死自乞有詔賜告歸加禮如毛義



按薛包孝弟真是人情所難然以田野  
之行而聞于至尊特行徵聘蓋漢時取  
人特重行誼不尚浮華故有孝弟之科  
行于里選亦有賢良之聘待于公車皆  
上世之淳風清朝之美事也  
從封鄧騭為羅侯遣就國騭自殺賤平原王  
翼為都鄉侯

帝少號聰明故鄧太后立之及長多不德  
稍不可太后意太后徵河間王子翼為平  
原懷王後留京師帝乳母王聖慮有廢置  
常與中黃門李閹江京共毀短太后帝每  
忿懼及崩官人有誣告太后兄弟惺弘閹  
謀立平原王帝怒遂廢其子西平侯廣宗  
等為庶人騭以不與謀從封羅侯遣就國  
宗族免官歸故郡沒入貲產廣宗等皆自  
殺騭不食而死賤平原王為都鄉侯遣歸  
河間大司農朱寵上書訟寃詔許騭還葬  
按鄧太后又執朝政不為無過然廢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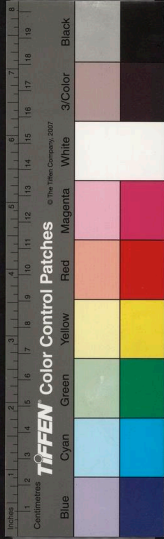
之謀原未嘗有始於王聖之猜疑搆于  
李閔等之讒毀而成于宮人之誣告耳  
大抵權勢之地難處疑似之跡難明  
太后之自處則非矣而安帝所以處之  
者亦太忍哉

以耿寶監羽林車騎封宋楊四子及宦者江  
京李閔皆為列侯

帝以耿貴人兄寶監羽林車騎宋氏封侯  
為卿校侍中者十餘人閔后兄弟顯景耀

羅並典禁兵江京李閔皆封列侯與中常  
侍樊豐劉安陳達及王聖聖女伯榮競為  
侈虐出入官掖傳通姦賂

垂按外戚宦官寵倖寔三樣人皆足以亂  
中入國安帝始親政而所封拜所寵用皆  
出母后之族宦官乳母之黨內外蟠結彼  
以此交通人主何由得覺其奸而國是安  
得不得不日非乎漢之亡徵實兆于此  
司徒楊震上疏曰王聖得奉聖躬雖有推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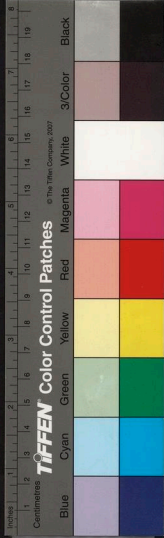




居涇之動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外交屬  
託損辱清朝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  
伯榮莫使往來帝以疏示聖等皆忿恚而  
伯榮通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瓌遠為侍  
中得襲護爵震上疏曰故朝陽侯劉護同  
產弟威今猶見在而以其再從兄瓌襲爵  
為侯瓌無他功行但以配阿母女既位侍  
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

按王聖以保母之寵濁亂朝廷橫被爵

賞當時在廷之臣非附其勢而不肯言  
即畏其威而不敢言獨楊震明目張膽  
不再疏攻之豈不知帝之難寤說之難行  
亦以秉正嫉邪大臣之義當如此耳帝  
不獨斷于心而明示聖等此輩安得不  
巧加文飾以蔽人主之明別尋事端以  
加忠臣之罪乎夫忠直邪佞勢不兩容  
其自古未有寵倖用事大臣孤立而國家  
尚書不危者嗚呼此萬世之明鑒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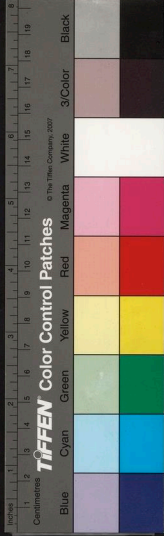


尚書翟酺上疏曰昔竇鄧之寵傾動四方及其破壞頭顱墮地願為狐豚豈可得哉今外戚寵倖未有等比祿去公室政移私門覆車重尋寧無摧折願陛下勉求忠貞誅遠佞諂心存亡國所以失之鑒觀興王所以得之庶災害可息豐年可招矣書奏皆不省

按自外戚寵貴惟漢最盛得禍亦最多西漢霍氏王氏東漢梁竇以及鄧閹皆

以恩寵始以禍患終翟酺謂覆車相尋極切事理其如帝之不省何天下之患最莫大於人臣不言尤莫大於人主不言不言則猶有忌憚言之不省則壅蔽生奸而驕縱遂成矣漢祚之衰豈待桓靈而始見哉

復斷大臣行三年喪  
尚書令被諷等奏宜復斷大臣行三年喪  
陳忠上書曰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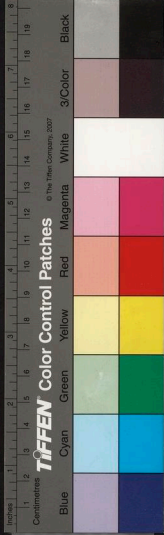


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臣  
願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揆度臣子  
之心則海內咸得其所時宦官不便之竟  
寢忠奏

按三年之喪聽大臣行之者安帝也斷  
大臣行之者亦安帝也始以公議而行  
之後以宦官不便而斷之至於壞先王  
之道制遏人子之至情尚書不得關說  
天子不能主議漢事至此可為太息矣

延光元年汝南黃憲卒

汝南太守王龔政崇溫和好才愛士以柔  
閑為功曹引進黃憲陳蕃等憲不屈蕃就  
夷閑不修異操蕃性氣高明憲世貧賤父  
為牛醫憲年十四潁川荀淑遇於逆旅竦  
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曰子吾之  
師表也前見柔閑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  
乎閑曰見吾叔度邪同郡戴良才高倨傲  
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





太原郭泰少游汝南過袁閔不宿而退從  
憲累日乃還或問之泰曰奉高之器譬之  
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干頃波澄  
之不清清之不可量也憲初舉孝廉  
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暫到京師即還  
年四十八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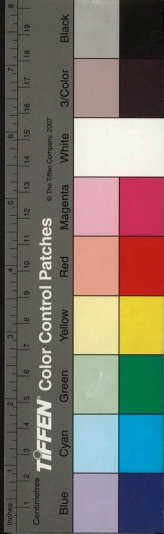
按東漢之士不患不峻潔而患不和平  
不患無風裁而患無度量汪汪千頃獨  
見叔度耳使其得立朝端豈不可變激

抗之風而銷黨錮之禍哉史稱其言論  
風旨無所表見夫不自表見此正憲所  
以賢也若急于表見以為名而不計國  
是之決裂豈賢人之心哉

二年以班勇為西域長史將兵屯柳中

北匈奴連與車師寇河西於是復以班勇  
為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

按東漢時以西域諸國之紛擾而柳中  
之屯僅五百人蓋屯守之兵而非征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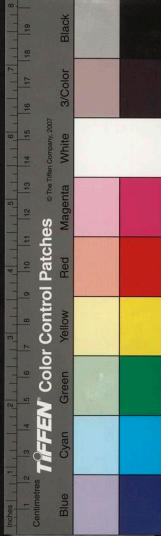
以揚震為太尉

矣

之兵鬪智畧而非鬪兵力也古人最重  
屯守趙充國屯金城而罕羗服班勇屯  
柳中而西域服後之備邊者可以為法  
耿寶薦李閏兄於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  
欲令公辟其兄寶惟傳上意耳震曰如此  
則宜有尚書勅寶大恨而去閻顯亦薦所  
親震又不從時詔使者大為王聖修第樊

豐周廣謝暉等傾搖朝廷震上疏曰方今  
災患滋甚百姓空虛三邊震擾帑藏匱乏  
而為阿母起第為費巨億廣暉兄弟依倚  
近倖與之分威屬託州郡傾動大臣招徠  
海內貪汙之人受其貨賂復得顯用白黑  
溷淆天下謹諱臣聞上之所取財盡則怨  
力盡則叛怨叛之人不可復使惟陛下度  
之上不聽

按耿寶假傳上意閻顯私屬所親楊震



拒之見大臣風節至其疏陳天下空  
虛之狀近倖納賄之跡可謂詳盡而帝  
何其不寤也大抵近倖假借內庭無從  
覆請往往不敢抗違以致人主受其名  
大臣受其謗而小人獨享其利嗚呼此  
東漢之所以不競也

改葬故太尉楊震祠以中牢

詔以楊震二子為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  
葬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郡以狀上

帝感震忠直詔復以中牢具祠之

按楊震之忠誠能感異鳥而不能動人  
主能使朝廷備其禮于沒後而不能使  
行其言于生前固震之不幸亦國家之  
不幸也嗟乎樊豐敗而後祀楊震宦官  
敗而後祀陳竇此皆後事之思而實後  
世之鑒哉

永建元年帝朝太后于東宮

初議郎陳禪以為閻太后與帝無母子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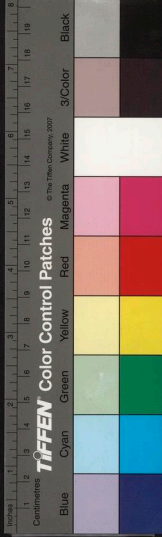


宗傳集  
卷四  
宜徙別館絕朝見周舉謂司徒李邵曰瞽  
叟常欲殺舜舜事之愈謹今太后幽在離  
宮若悲愁生疾一旦不虞主上將何以令  
於天下宜密表請率羣臣朝覲邵即上疏  
帝從之太后意乃安

按凡事有情有禮閻太后既以帝為子  
而復廢之情雖難堪順帝以子事母禮  
不容廢周舉之論是也然觀樊豐閻顯  
等既勸廢其子而陳禪復勸帝絕其母  
可見小人反覆傾險即母子之間尚能  
離間而況於君臣之際乎易稱開國承  
家小人勿用其所戒者深矣

下司隸校尉虞詡獄尋赦出之以為尚書僕  
射左雄為尚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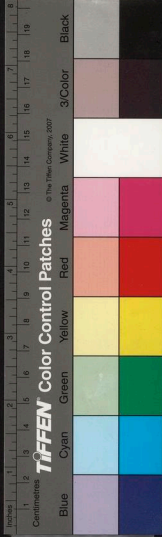
虞詡到官數月奏太傅馮石太尉劉熹免  
之又劾中常侍程璜等百官側目三公劾  
詡咸夏拘繫無辜為吏民患詡上書自訟  
曰臣所發舉賊罪非一三府恐為臣所奏



遂加誣罪臣將從史魚死即以尸諫耳

按虞詡譚劾大臣以及中貴風節凜凜然一人而與舉朝為敵欲居其位以行其志難矣大畧明主任人惟患其緘默而不言人臣效忠亦患其激切而過於言惟人主以正直容臣子而臣子以正直忠厚相無行之則蕩平之盛世也

又案中常侍張防屢寢不報詡不勝憤乃自繫廷尉奏言曰昔樊豐幾亡社稷今張防復弄威柄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書奏坐論輸左校二日之中傳考四獄浮陽侯孫程等乞見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之時常疾姦臣知其傾國今者即位而復自為何以非先帝乎虞詡盡忠更被拘繫張防贓罪明正反構忠良今容星守羽林其占宮中有姦臣宜急收防送獄以塞天變時防在帝後程叱防下殿奏曰陛下急收防無令從阿母求請於是防坐徙邊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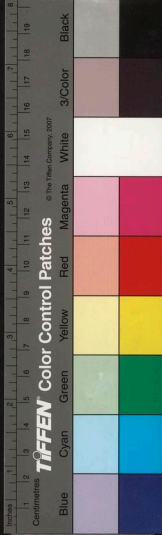
赦出詔程復上疏云詔有功語甚激切帝  
感寤微拜議郎數日遷僕射

按虞詡崇勅近倖至於身自繫獄其事  
似激安得不致人主之怒而自速其禍  
然一日之中傳考四獄則張防之意非  
順帝之意也卒能聽孫程之言赦其罪  
赦其功而遷其官亦庶幾能從諫而無  
成心者然詡之下獄也出張防之意而  
遷其官也以孫程之言則當時之事權

旁落政在左右亦明矣

詡上疏曰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  
為賢以盡節為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為  
容容多後福伏見議郎左雄有王臣蹇蹇  
之節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  
是拜雄尚書

大抵世之治也人思盡節而拱默者無  
所容其衰也人思拱默而盡節者亦無  
所容虞詡所言曲盡衰世情狀此固非





人臣之義亦豈國家之福乎故人臣為社稷計莫要於進忠直之人人君自為社稷計亦莫要於用忠直之人而毋令人以盡節為戒則常治而無亂

二年以許敬為司徒

敬仕於和安之間當竇鄧閻氏之盛無所屈撓三家既敗士大夫多染汙者獨不及敬當世以此貴之

按東漢士夫多為外戚門客前者既敗

後者復然至謂因外戚得罪復以外戚浣濯之其不然者則過為高峻爭事排擊第取聲名坐致禍患而國事亦因之亟以危若許敬不傲不隨始終一節仕久而不近勢節高而不近名庶乎得行已辭之道矣

聘處士樊英以為五官中郎將

南陽樊英少有學行隱於壺山之陽帝以策書玄纁備禮徵之英固辭疾篤不聽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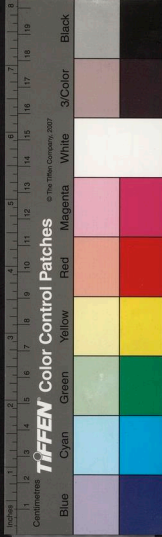
不得已到京稱疾彊輿入殿猶不能屈帝  
乃設壇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延問得失  
拜五官中郎將數月英稱疾薦詔以為光  
祿大夫賜告歸令在所送穀以歲時致牛  
酒英初被詔命衆皆以為必不降志及後  
應對無奇謀深策談者失望

按順帝之待樊英可謂誠於求賢切於  
求言矣當是時朝綱廢弛政權旁落儘  
有可言者使英極力開陳帝未必不聽

即不聽而去不愈於稱疾而去乎柰之  
何有可言之事值可言之機而竟不聞  
一言以自獻也何俛乎望實俱損令人  
有絕盜虛名之誦哉明帝之禮袒榮順  
帝之禮樊英皆三代以下僅見之事惜  
二臣皆未有以報稱也

六年起太學

初安帝薄於藝文博士不復講習朋徒怠  
散學舍頽敝鞠為園蔬將作大匠翟酺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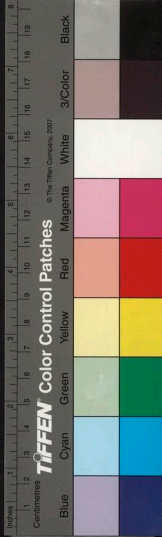


疏請更修繕誘進後學帝從之凡造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

按明帝臨幸辟雍親自講解而匈奴亦遣子入學安帝薄於藝文學舍傾頽而朋徒亦皆怠散可見世道之盛衰係學校之興廢而學校之興廢又係人主之好尚何如牙翟酺之請建太學順帝之起太學皆盛舉也東漢多節義士有以狀

立孝廉限年課試法

尚書令左雄上疏曰寧民之道必在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夷數變易則下不安業又於其事則民服教化今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拜除如流迎送煩費損政傷民災青不消咎皆在此臣愚以為守相長吏有顯劾者可就增秩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徙家邊郡其鄉部親民之吏皆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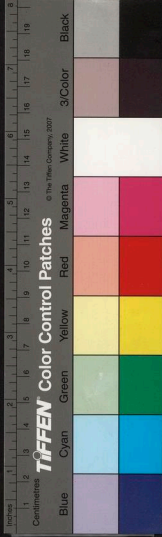


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算贈其秩祿  
吏職滿歲乃得辟舉帝悉從之而官官不  
便終不能行

按左雄之疏皆確實可行最要惟在久  
任盖久任則官得展布其才民肯服從  
其政上亦得綜覈其實以行黜陟然政  
事利在久而人情利在速謂久任為不  
便者皆不便於官而非不便於民不便  
於私而非不便於國也京房之考功法

左雄之久任法皆以左右不便終見阻  
隔然則人主欲法之必行惟在斷哉

雄又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察舉皆先  
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副之端  
門練其虛實若有茂才異行自可不拘年  
齒帝從之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  
諸生通章句文吏能牋奏乃得應選其有  
茂才異行若顏淵子奇不拘年齒雄亦公  
直精明能審覈真偽決志符之諸郡守十



餘人皆坐謬舉免黜自是牧守畏慄莫敢  
輕舉迄於永嘉察選清平多得其人  
蓋吏治不清由於舉劾不審舉劾所以  
敢於不審者由於綜覈無法賞罰不立  
故得以市恩行私而無所顧忌耳惟賞  
其舉劾之人則論薦不敢不慎是非明  
黜陟公而吏治起矣

宗伯集卷之四十二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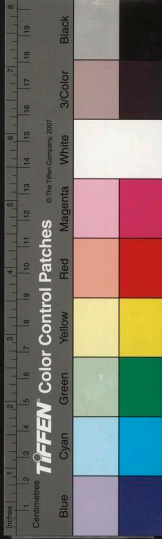
宗伯集卷之四十三

北海馮琦用韞著

日講通鑑直解

二年徵郎顛以為郎中不就

上召郎顛問以災異顛上章曰三公上應  
台階下同元首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今  
之在位納累鍾之奉亡天下之憂棲遲偃  
仰寢疾自逸被策文得賜錢即復起矣何  
疾之易而愈之速以此消災青致升平其



餘人皆坐謬舉免黜自是牧守畏慄莫敢  
輕舉迄於永嘉察選清平多得其人  
蓋吏治不清由於舉劾不審舉劾所以  
敢於不審者由於綜覈無法賞罰不立  
故得以市恩行私而無所顧忌耳惟賞  
其舉劾之人則論薦不敢不慎是非明  
黜陟公而吏治起矣

宗伯集卷之四十二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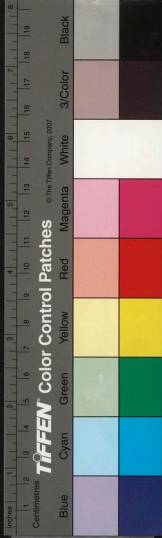
宗伯集卷之四十三

北海馮琦用韞著

日講通鑑直解

二年徵郎顛以為郎中不就

上召郎顛問以災異顛上章曰三公上應  
台階下同元首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今  
之在位納累鍾之奉亡天下之憂棲遲偃  
仰寢疾自逸被策文得賜錢即復起矣何  
疾之易而愈之速以此消災青致升平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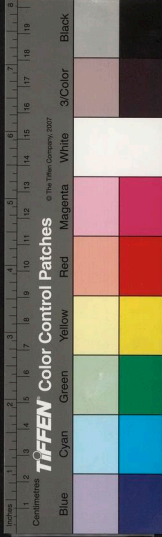




可得乎今選牧守委任三府長吏不良既  
各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而陛  
下崇之彌優自下慢事愈甚所謂大綱疏  
小綱數也

按郎顛指陳時政可謂讜言東漢政事  
不歸臺閣而災異却免三公任之未為  
甚重而責之不為不備矣乃郎顛猶謂  
上崇之彌優下慢事愈甚盖平居之寵  
遇止是虛禮而未責以實政災異之策  
免亦是虛文而未課其實效耳惟上以  
實政責臣臣以實心盡職則臣得行其  
忠而君得收其益矣

復上書薦黃瓊李固又言自冬涉春訖無嘉  
澤朝廷勞心廣為禱祈臣聞皇天感物不  
為偽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已若令兩可請  
降水可禳止則歲無隔并太平可待然而  
災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書奏特拜郎中  
辭病不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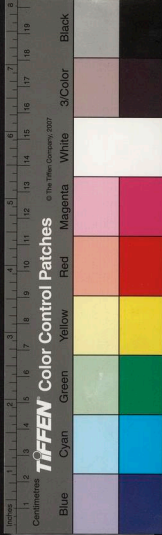
按郎顛言祈禱無益意甚明切桑林之  
禱立能動天者正以責已耳故人君遇  
災異則修省為本祈禳為末而論修省  
則政事為本儀文為末郎顛所言皆出  
忠謹言既有益於國志又不降其高此  
處士之有名有實者也

京師地震詔公卿直言舉敦樸之士

時封乳母宋娥為山陽君左雄上疏曰先  
帝封野王君漢陽地震今封山陽君而京

城復震專政在陰其災尤大臣前後警言  
封爵至重山陽君宜崇其本節雄言切至  
娥亦畏懼辭讓而帝卒封之是時大司農  
劉據以職事被遣召詣尚書傳呼促步加  
以捶撲雄上言九卿大臣行有佩王之節  
孝明皇帝始有撲罰非古典也帝納之

按左雄諫封山陽君其說似楊震諫輕  
侮大臣其說似賈誼一時忠謹無出其  
右矣東漢之主多幼冲而為左右所擁



立故政在官闈權在左右恩寵在乳保  
而大臣及不見優禮何望安其位行其  
志耶大凡人主長而親政則大臣重少  
而不親政則嬖倖重但觀嬖倖恩寵之  
厚薄與大臣優禮之輕重則時之治亂  
畧可觀矣

京師地拆詔引敦樸士對策

洛陽宣德亭地拆八十五文帝引公卿所  
舉敦樸士對策李固對曰漢興以來賢聖  
相繼十有八主豈無阿乳之恩然上畏天  
威俯察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  
母裂土開國實乖舊典聞阿母體性謙虛  
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  
安之福

夫以按京都地拆災異甚大漢之亡徵見矣  
李固對策首以封宋娥為言蓋乳保私  
恩不宜酬以公典卑微宮媪不宜加以  
名封觀武帝繩乳母以法度宣帝報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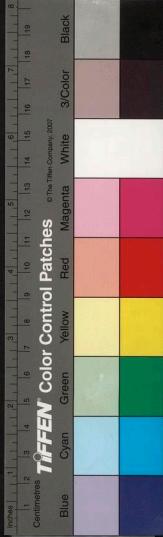


母以賞賜便是治世事觀安帝封王聖  
為野王君順帝封宋娥為山陽君便是  
亂世事人主舉動安可不慎哉

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  
以爵位尊顯顯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  
損故至顛仆今梁氏子弟羣從榮顯兼加  
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還居黃門  
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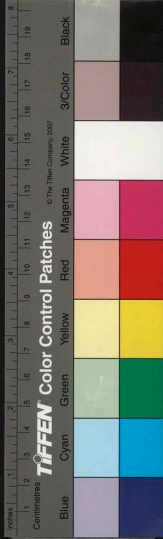
按李固請裁抑外家非但國法當如此  
亦所以安全之耳外戚富厚在一時則  
極盛然傳至累世者甚少皆由恩寵太  
過習以成驕若竊事權得禍尤烈蓋無  
功勞而享富則富為禍之階用恩寵而  
招權則權為亂之本也東西漢之所由  
敗皆以權有所寄而政不在國家耳惟  
人主攬乾綱勤政事則柄在公室而權  
不下移矣

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



宗伯集 卷之三  
三  
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  
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震天下子弟祿  
任曾無限極諂偽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為  
設常禁園之中臣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  
門候羊迪無他功德初拜便真此雖小失  
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  
跌百年不復

按李固言禁請託守法度其論正矣蓋  
行法自近防患在微近臣守法遠臣誰  
敢壞法小事守法大事誰敢壞法若始  
之不慎積弊相沿遂成故套牢不可破  
故欲立法度如守隄防起於小隙終於  
大決夫欲法之必行者亦慎其始而已  
尚書為陛下喉舌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  
勢重責之所歸宜擇其人以毗聖政今與  
陛下共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  
黃門譬猶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  
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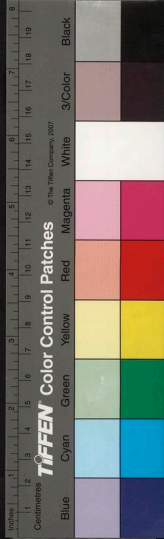


則本朝號令豈可蹉跌譬之一人之身本  
朝者心腹也州郡者四支也心腹痛則四  
支不舉故臣之所憂在腹心之疾非四支  
之患也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  
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  
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  
升平可致也

按李固對策論上下之間安則共福慶  
危則通禍敗其於君臣一體之義可謂

深切著明矣自古治世必是上下同心  
官府一體亂世必是人懷私意政出多  
門若上下隔絕中外支離則難以語泰  
交之誼成共濟之功矣至謂專憂腹心  
慎簡左右種種名言皆人主所宜三復  
也

太史令張衡對曰自初舉孝廉迄今二百歲  
皆先孝行行有餘力始學文法辛卯詔書  
以能章句奏案為限雖有至孝猶不應科





此棄本而取末也。曾子長於孝，然實魯鈍。文學不若由、夏，政事不若冉、季，今欲使人無之，苟外有可觀，內必有關矣。

按漢以孝取人，最得其本。古人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蓋既可藉其德行以範俗，亦可移為忠心以事主。自鄉舉里選之法廢而取士專論浮詞，其最得人者不過拔十得五而已。大凡取人樸茂厚重者外，常少文浮華猥巧者內，常多偽張。

衡所謂外有可觀，內必有缺，不但取士之法，亦人主觀人御臣之準也。

上覽衆對以李固為第一，即時出阿母還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為議郎，而阿母宦者皆疾之，許為飛章以陷其罪。事從中下。大司農黃尚僕射黃瓊救之，久乃得釋出。為洛令，棄官居漢中。衡才高於世而無驕尚之情，不慕當世所居之官。輒積羊不徙，阿母後竟坐構姦誣罔收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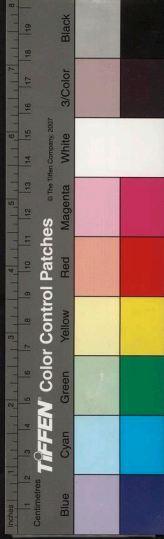


綬還里舍

按順帝一聞李固之言即斥乳母還舍  
使諸常侍服罪不但從諫如流亦且乾  
綱獨斷一時氣象肅然改觀克此心也  
漢可以中興矣然未幾而為人所欺竟  
以飛章構成忠臣之罪則後人誰敢復  
言而佞倖亦復何所畏忌也成帝用王  
尊之言欲退王鳳而旋為鳳所欺以置  
於死順帝用李固之言已退宋娥而旋  
為娥所構以逐於外兩漢季世之君如  
出一轍非無一時之明患在不斷耳此  
萬世之永戒也

三年五月旱

上露坐德陽殿東廂請雨問尚書周舉以  
消變之術舉對曰臣聞陰陽閉隔則二氣  
否塞風雨不時水旱成災陛下廢文帝先  
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  
多曠夫未聞改過之效徒勞至尊暴露風



宗伯集 卷之三  
九  
塵誠無益也宜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  
官不御之女驗太官重膳之費慎官人去  
貪佞帝曰貪佞者為誰乎對曰臣從下州  
起備機密不足以別羣臣然公卿大臣數  
有直言者忠貞也阿諛苟容者佞邪也

按順帝露坐禱雨而周舉首以放出官  
女為言蓋天地之性惟人為貴人和於  
下則致祥人怨於下則招異故寃在匹  
夫匹婦即可以飛霜而恩及曠夫怨女

即可以致雨天人相應理不可誣也至  
謂盡言者為忠貞苟容者為邪佞尤得  
辨別忠邪之法喜佞惡直乃是常情舉  
直錯枉乃成政體惟在人君明辨之而  
已

永和元年以王龔為太尉

龔疾宦官專權上書極言其狀諸黃門使  
客誣奏龔罪上命龔亟自實李固奏記於  
梁商曰王公以堅貞之操橫為讒佞所構





衆人聞知莫不歎慄夫三公尊重無詣理  
訴寃之義纖微感慄輒引分汙王公卒有  
他變則朝廷獲害賢之名羣臣無救護之  
節矣語曰善人在患饑不及餐斯其時也  
商卽言之事乃得釋

按順帝時諸常侍傾陷王龔其術甚巧  
誣以罪過則其事難明假手他人則其  
跡不顯既被傾詆理須勘問旣行勘問  
奴必拘執不堪誣辱輒至引決此卽石

顯傾蕭望之故智牙大凡論事則須斷  
以實理論人則須稽諸公論然後浸潤  
之譖不行而忠直之氣獲伸矣

三年以祝良為九真太守張喬為交趾刺史  
招降蠻寇嶺外悉平

象林蠻區憐等攻縣寺殺長吏侍御史賈  
昌與州郡討區憐等歲餘不克帝召百官  
問以方畧皆議遣大將發荆揚充豫四萬  
人赴之李固駁曰荆揚盜賊盤結不散長



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充  
豫之人遠赴萬里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南  
州溫暑加有瘴氣致死亡者十必四五遠  
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鬪軍  
行日三十里三百日乃到計人廩五升用  
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設軍所  
在死亡必衆既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為  
刻割心腹以補四支前中郎將尹就討益  
州叛羌益州誘曰虜未尚可尹來殺我後  
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  
月之間破珍寇虜此發將無益之效州郡  
可任之驗也

按九真交趾半是夷人若駕馭得宜恩  
威不爽自可不至生變卽是有變當事  
者能相機處置撫剿相兼亦自可底定  
也縱使未平亦只宜就近調發召募豈  
有發荆揚充豫之民徵兵萬里懸師深  
入之理李固駁議較量事理可謂確矣



宗伯集 卷四十三  
蓋兵能止亂亦能生亂用之不當則小  
而騷擾大而激變賊未必能為患而防  
賊者乃更甚於賊用兵者與徵兵者可  
無慎哉

宜更選有勇畧仁惠任將帥者以為刺史太  
守從日南吏民北依交趾還募蠻夷使自  
相攻轉輸金帛以為其資有能反間致頭  
首者許以封侯列土之賞故并州刺史祝  
良性多勇決張喬前有破虜之功皆可任  
用四府悉從固議即拜良為九真太守喬  
為交趾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  
到九真單車入賊中設方畧招以威信降  
者數萬人嶺外復平

按山嶺之寇原無他端或見小利而爭  
或激小隙而起若處置得宜自可不煩  
兵而定李固之議只擇人為刺史太守  
以威信招服之極為得策虞翻為令而  
朝歌平張綱為守而張嬰平祝良為太





守張喬為刺史而九真交趾平太凡一方有事本地方官得其人人得其策斷無不平定之理惟官不能相機決策以致決裂却乃張皇其事請兵增餉為國家煩費而事機一失益復難處矣故朝廷委任守令務在得人而邊方遠方為尤急也

詔舉武猛任將帥者

初左雄薦周舉為尚書至是雄為司隸校

尉舉馮直任將帥直嘗坐贓受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曰詔書使選武猛不使選清高舉曰詔書使君選貪汙也雄曰進君適所以自伐也舉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為司馬而厥戮其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今君不以舉之不才誤升諸朝不敢阿君以為君羞不寤君之意與宣子殊也雄悅謝曰是吾過也天下益以此賢之

按將帥者三軍之司命將帥而貪則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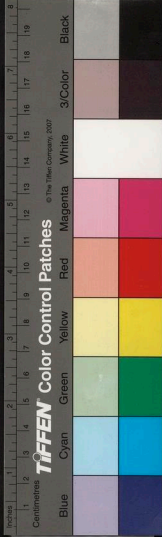


朕削軍士以充公費尅減軍餉以實私  
囊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周舉之言是而  
左雄之說非也然此一事也周舉能輕  
私恩而伸正議於朝左雄能服正議而  
引私過於已使人皆如此則朝廷之上  
又安有相黨相競之風不公不直之事  
乎

是時宦官競賣恩勢唯大長秋良賀清儉退  
厚及詔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問其故對

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官掖既無知人之明  
又未嘗交知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  
識知其不終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是以  
不敢

長按漢時舉武猛士獨良賀無所舉則當  
豈時所舉多出私門可知內臣不當交士  
儻類尤不當交邊庭之士邊將不當結朝  
儻臣尤不當結掖庭之臣史臣記此不獨  
表良賀之賢所以為後世宦官競賣恩



勢者戒也

徙荆州刺史李固為泰山太守

荆州盜起彌年不定以李固為刺史固到遣史勞問境內赦寇盜前釁與之更始於是賊帥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相招半歲間餘類悉降奏南陽太守高賜等賊穢賜等重賂梁冀冀為之千里移檄而固持之愈急冀遂徙固為泰山太守時泰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固到悉罷遣歸農但選留任戰者百餘人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弭散

按李固為荆州刺史則荆州盜平為泰

山太守則泰山盜平可見盜不難平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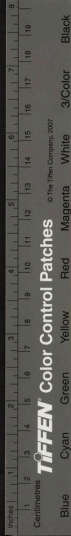
其入方畧何如耳然民窮盜起始於貪

官而貪官所以敢於肆行者由於內有

根蒂人不敢動搖故也高賜等已為李

固所奏而梁冀公然露檄為之營解李

固不聽即徙其官以去則公忠之臣何





以得行其志而貪墨之吏亦復何所畏  
憚哉東漢諸守令能弭盜者相望於策  
而盜終不止者能弭盜而不能弭貪吏  
故耳

漢安元年遣八使分行州郡

遣杜喬周舉周栩馮羨樂巴張綱郭遵劉  
班分行州郡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汙有罪  
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  
收舉喬等受命之部張綱獨埋其車輪於

雒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

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無君之心十五事

京師震悚帝雖知綱言直不能用也佗使

所劾亦多冀及宦者親黨事皆寢遏待御

史种嵩疾之復行案舉乃更考正其罪

按是時梁冀恣橫帝亦明察故八使之

奏劾冀能使之寢遏而待御史之復案

冀不能使之不考其使能乘此而屏除

貪汙登用正直則漢祚豈不永延柰何



宗作集 卷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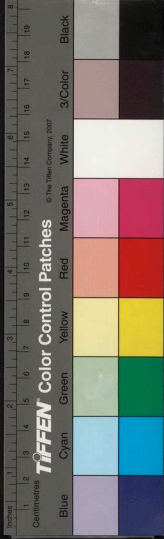
不能而馴至於中外相攻邪正相激黨  
錮之禍漸成矣嗚呼此世道安危之機  
而人君之所宜深鑒也

以張綱為廣陵太守

梁冀恨綱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賊張嬰  
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乃以綱為廣陵太  
守綱單車徑詣嬰壘門嬰大驚走閉壘網  
於門外罷遣吏兵留十餘人以書喻嬰請  
與相見嬰乃出拜謁綱譬之曰前後二千

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

信有罪矣然公所為者又非義也主上仁  
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來今誠轉禍  
為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震怒荆揚  
兗豫大兵雲合身首橫分血嗣俱絕二者  
利害公其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民  
不堪侵枉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知其不  
可久且以喘息須臾聞耳今聞明府之言  
乃嬰等更生之辰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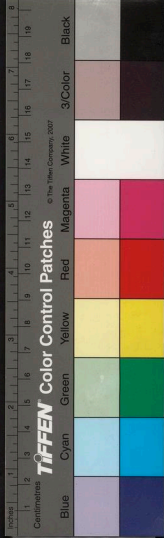
降南州晏然論劾當封梁冀過之在郡一  
歲卒

下按張綱勸諭張嬰之言愷切真懇故雖  
盜賊亦皆信服古稱至誠可以動人而  
文德可以來遠非虛語也綱之出守原  
因梁冀申傷及其成功又被梁冀沮抑  
無罪而欲陷以罪有功而不論其功冀  
無足責也而漢廷亦無為之白者卒致  
鬱抑而死公論安在哉

二年增考廡為四科

尚書令黃瓊以左雄所上考廡之選專用  
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  
孝弟及能從政者為四科帝從之

按左雄之議專欲秉公覈實然於取士  
之途原有未備黃瓊議增為四科考弟  
取其務本從政取其適用而後網羅人  
才無遺議矣漢時風俗近古士猶循公  
道下邇持公論故鄉舉里選可以得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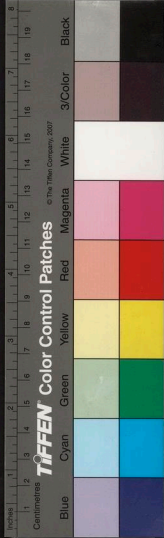
其後舉人者多徇請託求舉者多飾虛  
詐則選舉之法不得不變為科目大畧  
選舉徇私頗易科目徇私稍難但既不  
詢其居鄉之行又未知其適用之才止  
於經術箋奏二科稍做其遺制然亦止  
是虛文浮詞而於實學實用未有得也  
則取士之義所遺者多矣

地震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之

皇甫規對曰陛下攝政之初拔用忠貞遠

近翕然望見太平而災異不息寇賊縱橫  
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  
者宜急黜遣以答天戒大將軍冀河南尹  
不疑亦宜增修謙節輔以儒術省去遊娛  
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凡諸宿猾  
酒徒戲客皆宜貶斥以懲不軌冀忿之以  
規為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

按東漢時專權害政內則中官外則外戚此皆人所難言而皇甫規以草莽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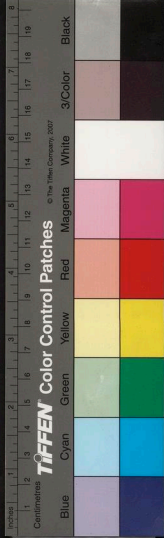


士懇切置對可謂忠矣賢良方正本取  
直言以直求之而以直棄之誰敢復以  
直言進者東漢對策切直無過皇甫規  
而規置下第唐時對策切直無過劉蕡  
而蕡竟下第以意之合否為喜怒以意  
之喜怒為去取朝廷何自而得正人之  
用哉

元嘉元年尚書張陵劾大將軍冀罪詔以俸  
贖

羣臣朝賀大將軍冀帶魚入省尚書張陵  
叱出勅羽林虎賁奪劔冀跪謝陵不應即  
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百  
僚肅然河南尹不疑嘗舉陵孝廉謂曰舉  
君適所以自罰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肖  
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  
色不疑喜待士冀疾之轉為光祿勳以其  
子胤為河南尹

按梁冀驕肆目中無朝廷而張陵能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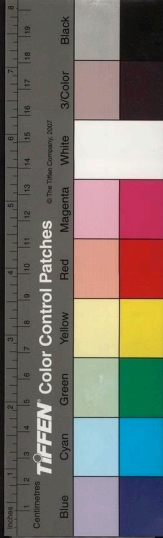
實叅論雖未正法亦足以折奸臣之氣  
矣蓋論人者當據實跡聽言者當詢公  
論以冀之強悍而不敢飾辯者實跡有  
據不得不罰治也古人謂奸邪之始以  
臺諫折之而有餘張陵之劾梁冀可謂  
不畏強禦而無忤於爭臣矣

帝微行至河南尹梁胤府舍是日大風拔樹  
晝昏

尚書楊秉上疏曰臣聞瑞由德至災應事

生天不言語以災異譴告王者至尊警蹕  
而行靜室而止非郊廟事則鑿旗不駕故  
諸侯入諸臣之家春秋上列其誠況以先  
王法服而私出禁遊侍衛守空宮壘紱委  
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上負先帝下悔靡及  
帝不納秉震之子也

按微行是最失德之事成帝桓帝如出  
一轍而漢業衰微亦畧相等成帝封五  
侯是日黃霧四塞桓帝微行是日大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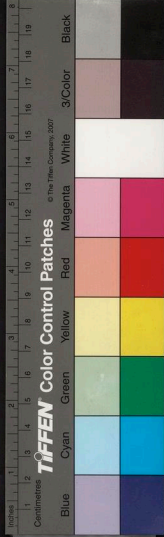
拔樹可見天人相與之機甚可畏也故  
人至敬天是第一事平時則祇畏過災  
則修省起居出入周敢不欽庶天心悅  
豫而災異消弭矣

地震詔舉獨行之士

涿郡崔寔以獨行舉詣公車稱病不對策  
退而論世事名曰政論其辭曰凡天下所  
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習亂安危  
快不自觀或荒耽嗜欲不恤萬機或耳蔽

箴誨厭偽忽真或猶豫岐路莫適所從或  
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踈遠之臣言以賤  
廢是以王綱縱弛智士鬱伊悲夫

按崔寔所論致亂之道雖有數端其實  
只在人主之一心若人主心存勤政早  
朝晏罷自然嗜欲減少心存講學納誨  
聽言自然事理明決即廷臣亦皆象上  
意指効其忠直天下治矣若人主不以  
政事為急不以國家為重嘗欲深據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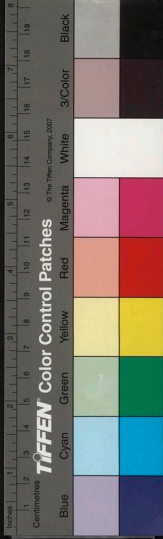


中箴誨何由而入君志不定過事使不能決決亦未必合理廷臣見上意所向都阿諛順旨賢人變而為中人中人變而為小人而天下亂矣天下治亂在人君方寸之間所以古人說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真格言也

蓋為國之法有似治身平則致養疾則攻馬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治疾也

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俱養也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險傾方將拊勒馳鞭以救之豈暇鳴和鸞清節奏哉

按崔寔論為國似理身其喻切矣但猶有所未盡蓋以藥石攻病必以身之胃氣為主以刑罰收亂必以國之元氣為主漢法不為不嚴只為中常侍所壞而元氣已受其傷不察其本而徒厲威嚴



以治之嚴非所嚴如何救亂故治有一  
定之體有救時之宜詩稱不剛不柔敦  
政優優此定體也孔子說政寬則民慢  
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  
寬此時宜也人君無兩說而用之然後  
寬嚴相濟緩急得中而百世無弊矣

宗伯集卷之四十三終

宗伯集卷之四十四

北海馮琦用韞著

日講通鑑直解

永興元年河溢民饑以朱穆為冀州刺史尋  
徵下獄翰作左校

冀州民饑流亡數十萬戶詔以朱穆為冀  
州刺史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  
餘人及到奏劾諸郡貪汙者有至自殺或  
死獄中





以治之嚴非所嚴如何救亂故治有一  
定之體有救時之宜詩稱不剛不柔敦  
政優優此定體也孔子說政寬則民慢  
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  
寬此時宜也人君無兩說而用之然後  
寬嚴相濟緩急得中而百世無弊矣

宗伯集卷之四十三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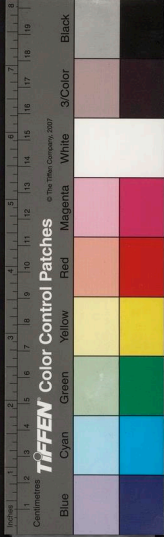
宗伯集卷之四十四

北海馮琦用韞著

日講通鑑直解

永興元年河溢民饑以朱穆為冀州刺史尋  
徵下獄翰作左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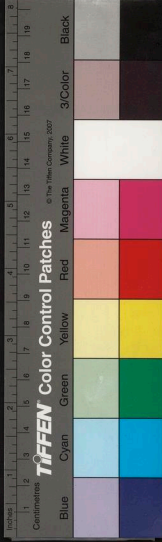
冀州民饑流亡數十萬戶詔以朱穆為冀  
州刺史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  
餘人及到奏劾諸郡貪汙者有至自殺或  
死獄中



宋仁宗  
卷之四  
按朱穆為刺史貪汙者皆望風解去蓋以清正之操又乎於人耳自古百姓不安多由守令不得其人而吏治不清多由舉劾不得其實以悃愾為無用以執持為抗違以善事上官為才能以敢為搏擊為風力其貪酷害民者或善自彌縫使人不能覺察或巧為憑藉使人不敢動搖以致賞罰無章勸懲不立其本皆由不得激濁揚清之人耳漢以六條

貴刺史唐以十道屬觀察可謂得興吏治之本矣

二年大將軍梁冀伏誅大尉胡廣司徒韓續司空孫朗皆以罪免為庶人  
梁氏七侯三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冀專擅威柄凶恣日積宮衛近侍並樹所親禁省起居纖微必知四方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乘輿乃其次馬百官遷召皆先到門謝恩然後敢詣尚書吳



樹為宛令之官辭冀以賓客為託樹曰明將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非樹所敢聞也到縣遂誅冀客數十人後還謁冀冀鳩之出死車上安帝嫡母耿貴人薨冀從其從子求珍玩不得怒族其家崔琦作外戚箴以風冀怒殺之冀秉政幾二十年以私憾殺人甚衆威行內外天子拱手

按梁氏貴盛已極已有傾覆之理况乃因寵而竊權因權而罔利生殺自由無人臣禮身亡家破固其宜也但桓帝身為人主却乃拱手而聽權奸之恣肆雖能誅之亦已晚矣蓋生殺予奪是天子之操柄一夫其柄人將竊之竊之既久勢難以復還乃始借中官之力以除之則雖正其可誅之罪而權復歸於所借之人以亂易亂相去幾何哉故人君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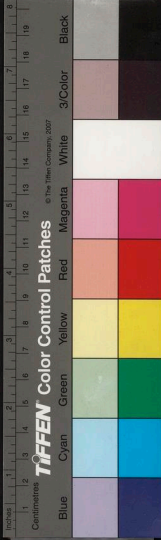


攬威權勤政事為要務也

鄧香妻宣生女猛香卒宣更適孫壽舅梁紀  
壽引猛入掖庭為貴人冀因認為已女遣  
客殺宣登屋欲入宣家覺之馳入白帝帝  
大怒因如廁獨呼小黄門史唐衡問左右  
與外舍不相得者誰乎衡對畢超左宦與  
梁氏有隙徐璜具瑗亦忿疾之於是帝呼  
超宦入室定議帝齧超臂出血為盟冀心  
疑之使中黃門張憚入宿以防其變瑗收

憚請帝御前啟使尚書令尹勳持節勸丞  
郎以下皆操兵守省閣欽諸符節送省中  
使瑗將虜虎賁羽林都候劔戟士合千  
餘人與司隸張彪共圍冀第收大將軍印  
綬冀壽皆自殺悉收梁氏孫氏無長少皆  
棄市收冀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萬  
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租稅之半

按梁冀克橫專權一旦剪除豈非英斷  
美事然梁冀之禍甫除而畢超左宦之



守作集  
卷五  
勢威矣當其如厠密計齧臂為盟是何  
等危疑景象蓋由上下隔絕臣僚稀得  
進見一旦召之事即昭彰左右之外誰  
可與謀者事成而功歸之功成而權歸  
之十常侍之禍實始於此是以人君必  
躬親政事延見廷臣無事之時已寓防  
微杜漸之意有事之日亦有商量籌策  
之人則政權在上而禍變不生矣  
以黃瓊為太尉

時新誅梁冀天下相望異政瓊首居公位  
乃舉奏州郡貪汙死徙十餘人辟汝南范  
滂滂少厲清節嘗為清詔使按察冀州登  
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守令臧汙  
者皆望風解印綬去奏權豪之黨二十餘  
人

按漢時去梁冀之專橫而用黃瓊之公  
正黃瓊又能去貪汙不肖之吏而用忠  
直執法之人舉直錯枉庶幾天下澄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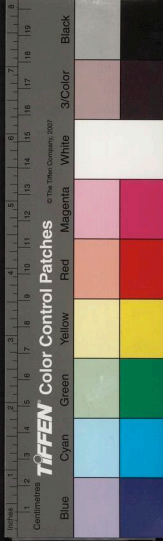
有太平之望矣然竟不能有益於天下  
而反成上下相激之害者由於桓帝求  
治之志未定任賢之心不專致令諸賢  
發憤愈多觸忤諸奸盤據愈難動搖上  
下不交中外異意故不能相成而反以  
相激范滂之流竟陷黨錮之禍而漢因  
以亡惜哉

以劉寵為司空

寵嘗為會稽太守除煩苛禁非法郡中大

治被徵有五六老叟自若邪山谷間出入  
齋百錢送寵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他  
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  
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  
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  
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耶勤苦  
父老為人選一大錢受之

按劉寵之治無他奇異止是除煩苛禁  
非法而郡中大治朝廷趨擢至拜三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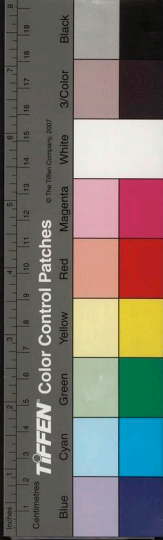


可見論治者當以清心省事為上也百姓所以不安非但苦貪酷不肖之吏往往有才名者反為民害則以好名喜事不肯安靜耳官喜生事而民不得安民欲無事而官不肯靜政令煩苛吏胥紛擾追徵則輸云而費十勾攝則考十而連百民不聊生農多廢業實由於此東漢循良劉方只是不煩劉寬只是不擾若下以此修職業上以此定賢否則天

下曉然知上意所向而吏治起矣

尚書朱穆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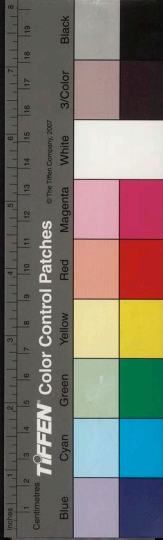
朱穆疾宦官恣橫上疏曰按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益貴盛權傾海內寵貴無極放濫驕溢漁食百姓臣以為可悉罷省更選海內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補其處不納後復口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黃門侍郎一人傳



宗伯集 卷一百一  
發書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  
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黄門通  
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  
皆遣 博選者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  
應穆伏不肯起左右傳出良久乃趨而去  
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毀之穆素剛憤  
懣發疽卒

按桓帝非有為之君而其時中常侍之  
勢已成朱穆欲奪其權而裁抑之如以

一輩障洪流竟不能伸其志而抑鬱以  
死可憫也蓋天下之事救之既成則難  
防之未然則易西漢之勢莫盛於恭顯  
然實始於武帝遊宴後庭內侍得典機  
哭務東漢之勢莫盛於十常侍然實始於  
和熹太后稱制不便接見公卿上下之  
勢既隔中外之情不通英明之主自可  
上主獨斷稍有怠弛大權必有所歸蓋至於  
後而患始極已難為力也君天下者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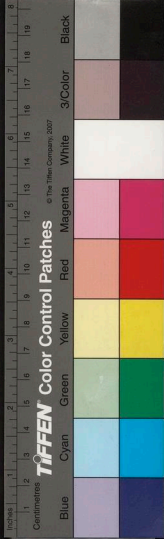
亦慎之於始哉

七年邨鄉侯黃瓊卒

謚曰忠初瓊教授於家徐穉從之咨訪大義及瓊貴穉絕不復交至是往弔進酌衣哭而去人莫知者諸名士曰必徐孺子也於是選能言者陳留茅容輕騎追之為沽酒市肉穉為飲食客問國家事穉不荅更問稼穡穉乃荅之容還以語諸人太原郭泰曰孺子之為人清潔高廉而為季偉飲

食此為已知季偉之賢故也所以不答國事者是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泰博學善談論初遊雒陽時人莫識陳留符融一見差異因以介於河南尹李膺與為友後歸鄉里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輛膺惟與泰同舟而濟泰憐明知人好獎訓士類因泰成名者甚衆

按東漢時茅容輕騎而追徐穉李膺聯舟而濟郭泰皆為人心所企慕傳之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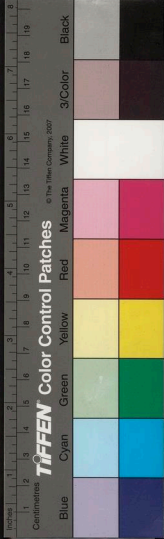


鄉侯

史可見當時清評重而公論明也使數人者皆得用於朝激濁揚清舉直錯枉天下何患不治大抵賢人在位則賞罰當而公道行人心之歸向在朝廷賢人在野則是非明而公論重人心之企慕在士類漢有諸賢而不能用徒使之自成其高而國家不得其尺寸之效真可惜也

八年中常侍侯覽免左官自殺貶具瑗為都

侯覽弟參為益州刺史殘暴貪婪累賊億計楊秉奏檻車徵參於道自殺秉因奏曰臣按舊典宦官本任給使省闈而今執政操權中常侍侯覽弟參貪殘元惡自取禍滅覽知釁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以為覽宜急屏斥送歸本郡書奏尚書召秉掾屬諫之曰三公統外御史察內今越秦近官經典漢制何所依據其開公具對秉使對



曰春秋傳曰除君之惡惟力是視鄧通懈慢申屠嘉召詰責之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免覽官司隸韓續因奏左悺罪惡及其兄太僕稱皆自殺又奏具爰兄恭賊罪爰貶都鄉侯按桓帝以侯覽等之謀誅梁冀又以廷臣公論遂侯覽去內外大奸如反手亦似可與有為者然冀誅而覽等用事覽逐而張讓等用事但知除奸權之人而

仍授人以專權作奸之柄故相尋以至於亂也惟人主躬握主權外採公論求賢人以自輔則奸邪自遠政理自隆矣以李膺為司隸校尉

陳蕃數言李膺馮緄劉祐之枉請加原宥誠辭慷慨以至流涕帝不聽應奉上疏乞原膺以備不虞乃悉免其刑久之膺復拜司隸校尉時小黃門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於兄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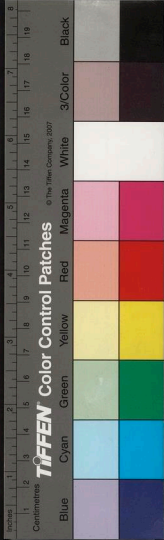
宗伯集 卷四十四  
合柱中膺率吏卒破柱取朔付獄受辭畢  
即殺之自此諸宦官皆鞠躬屏氣休沐不  
敢出官省帝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  
尉時朝廷日亂紀綱頽弛而膺獨持風裁  
以聲名自高云

按東漢之末紀綱蕩然而李膺獨以風  
裁自持其節甚高其氣甚壯惜其疾惡  
太嚴如張讓之弟誠合誅戮但事關大  
辟不復奏聞雖曰除奸亦嫌專殺其心

雖公而事則不能無過左右既心懷私  
恨而增益其過人主又因見其過而併  
忘其公故張讓等之言易入而膺卒不  
能自保蓋君臣上下交失其道激而為  
患以至亡國如東漢之事足為鑒已

殺南陽太守成瑨太原太守劉瓚捕司隸校  
尉李膺太僕杜密部黨二百餘人下獄遂策  
免太尉蕃

初帝為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





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房植有名當朝二家  
賓客互相譏揣遂成尤隙黨人之議自此  
始矣汝南太守宗資以范滂為功曹南陽  
太守成瑨以岑暄為功曹皆悉心聽任使  
之褒善糾違肅清朝府大學諸生三萬餘  
人郭泰賈彪為其冠與李膺陳蕃王暢更  
相褒重皆是中外承風競以臧否相尚自  
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  
按黨人之議起於周福房植彼皆以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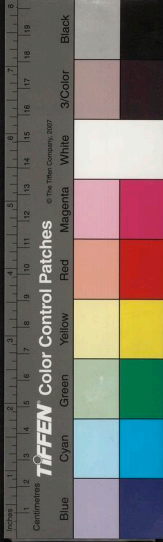
學行誼號為君子者一不合而兩攻以  
至於兩敗自吉士大夫互相排擊彼此  
俱困而後小人得一舉而盡空之如漢  
之南部北部宋之蜀黨洛黨是也范滂  
李膺輩褒善糾違臧否相尚其本意盖  
持公議以明公道然匹夫操是非之口  
至能移一世之趨向與人主賞罰抗衡  
而爭則人主不能平人情不能堪其勢  
必敗敗而其名益高者高而其勢益激



勢激而得禍益重卒使人才與國祚俱  
敝悲夫孔子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只緣漢主不以至公治天下而偏護曲  
庇專行已私無蕩平正直之風故公法  
不行而私議交作以至於亂真萬世之  
永鑒也

究有富賈張汎恃後宮中官用勢縱橫岑暕  
勸璿收捕既而遇赦璿竟誅之後乃奏聞  
小黃門晉陽趙津貪橫放恣太原太守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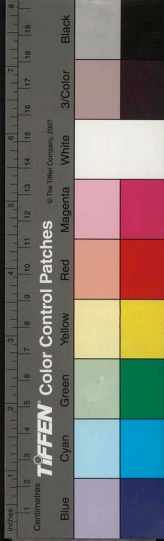
質亦於赦後殺之於是侯覽使汎妻上書  
訟寃宦官因緣譖誅璿質帝大怒徵下獄  
有司承旨奏當棄市山陽太守翟超以張  
儉為督郵侯覽家在防東殘暴百姓大起  
塋冢儉舉奏覽破其冢宅籍沒貲財徐璜  
兄子宣為下邳令求故汝南太守李嵩女  
不得遂將吏卒至嵩家載其女歸射殺之  
東海相黃浮收宣家屬無少長悉案棄市  
於是宦官訴寃帝大怒超浮並作髡鉗輸



宗伯集 卷四  
作陳蕃與司空劉茂共諫請囚入罪帝不  
悅茂不敢復言

下按東漢黨錮之禍原於上下相激始終  
都不得其平如彼時中官之勢甚盛百  
姓苦之瓚等能秉公執法不畏強禦止  
合當其罪而止乃於赦後殺人方始奏  
聞則涉於大專一人有罪連及族屬則  
涉於太酷政體國法原自未得其平左  
右譖訴實出膚受帝未察其疾惡大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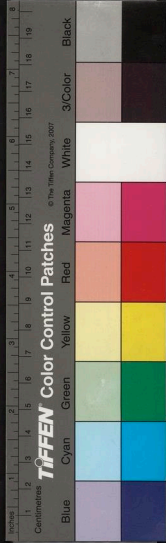
之本心但聞其用刑太過之實跡安得  
不怒然使除奸執法之人坐輸作棄市  
之罪其於政體國法又自不得其平陳  
蕃等論救只合明其為國之本心與其  
不行之過當雖屬有罪當從末減却盡  
以為賢盡以為無罪則人主愈怒而愈  
不相信總之東漢時君臣上下行事持  
論皆未有得其平者故相激相攻以至  
於大亂夫人情得其平則安朝政得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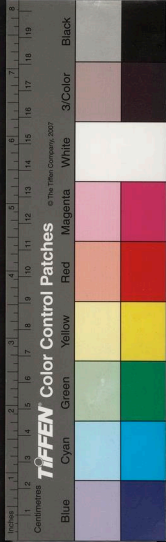
平則理古稱王道平柔信矣  
蕃乃獨上疏曰今左右日親忠言日踈內患  
漸積外難方深小家子孫尚恥失其先業  
况乃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輕忽  
不念得之勤苦耶劉瓚成瑨誠心去惡而  
令伏歐刀翟超黃浮奉公不撓並蒙刑坐  
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與政之源引納尚書  
朝省之士斥黜邪佞則天和於上地洽於  
下矣帝不納宦官由此疾蕃彌甚

按陳蕃之疏忠直懇惻使人讀之悚然  
桓帝既不聽納復加譴讓大臣之言不  
信則無復有可信之人忠懇之言不入  
則無復有可聽之言矣蕃是三公論道  
之官受國厚恩若非真心憂念國家及  
真見事理不受豈有逆人主之怒而為  
小臣申理者此其情亦可諒已大凡以  
虛心應物則事皆順而得平以成心聽  
言則言皆格而不入向使桓帝納陳蕃



之諫解黨人之網則忠良滿朝轉亂為  
治漢雖至余存可矣  
河內張成者善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李  
膺收捕逢宥竟案殺之宦官教成弟子牢  
修上書告膺等養太學遊士共為部黨誹  
訕朝廷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  
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案經三府陳蕃卻  
之曰今所案者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  
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章而

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  
北寺獄辭連太僕杜密及陳寔范滂之徒  
二百餘人或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  
四出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乃往請囚  
陳蕃復上書極諫帝諱其言切託以辟召  
非人策免之時黨所染皆天下名賢皇甫  
規自以西州豪傑恥不得與乃自言宜坐  
朝廷不問密素與李膺名行相次時人謂  
之李杜



宗伯集  
卷之四  
按東漢黨人之禍起於中外相攻上下  
相激其隙已深而諸人素行修潔無以  
致為罪惟誣以誹謗朝廷則人主自怒指  
非以共為部黨則善類盡空歐陽修所謂  
小人欲空人之國必進朋黨之說者是  
也諸人皆是執法之臣抱疾惡之志只是  
二行事過當持論太高就黨人之中亦自  
非有分別若使盡忠者皆與保全太過者  
稍示懲戒去其太甚歸於至公則諸人

皆是忠臣良臣何黨之有臣而有黨則  
上與下兩傷君而以黨處人則國體與  
人才兩壞漢有黨錮之禁而漢亡宋立  
黨人之碑而宋敝垂諸史冊為鑒昭矣  
永康元年赦黨人歸田里禁錮終身

陳蕃既免朝臣震栗莫敢復為黨人言者  
賈彪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雒陽說  
竇武及尚書霍諝等使訟之武上疏曰膺  
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而為姦臣賊子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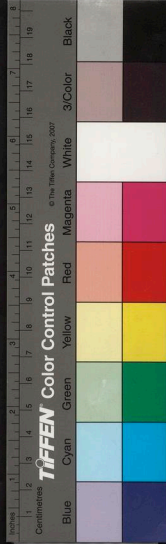


誣枉惟陛下留神澄省時見理出以厭人  
鬼弼弼之心今臺閣近臣尚書朱寓荀緄  
劉祐魏明劉矩尹勳等皆國之貞士朝之  
良佐尚書張陵媯皓苑康楊喬邊韶戴恢  
等文質彬彬明達國典而陛下委任近習  
專樹饗餐宜以次貶黜信任忠良平決臧  
否使邪正毀譽各得其所如此咎徵可消  
天應可待書奏因以病上還印綬

按東漢黨錮一事左右之譖已深羣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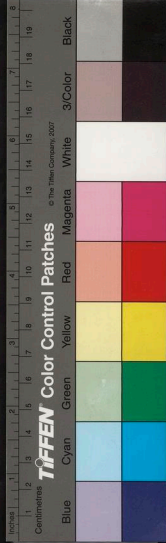
之膽已落而竇武乃能直言極諫分別  
邪正下維善類上悟主心其忠至矣自  
古立賢無方往往起用人于田野罪廢  
中而任大事成大功者何有因一事一  
時之忤遂禁錮終身者乎世之衰也先  
皇空其國之賢才而後政事從之漢事可  
鑒已

諳亦為表請帝意稍解使中常侍王甫就獄  
訊黨人甫詰曰卿等更相拔舉迭為唇齒



其意如何范滂曰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惡  
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為  
黨身死之日願埋滂于首陽山側上不負  
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慙然為之改容乃得  
並解桎梏膺等又多引宦官子弟宦官懼  
請帝以天時宜赦遂赦改元黨人二百餘  
人皆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  
按東漢黨人之禍起於執法太過疾惡  
太嚴道未合中心實憂國豈可加以桎

梏幽之囹圄觀范滂對獄之詞即王甫  
亦為之惻然可見良心在人不容泯也  
大抵上有善政則下無私議公道廢於  
上則公議明於下若衆所共是而我用  
之衆所共非而我舍之則上下相成而  
天下治若上之所賞乃下之所非上之  
所罰乃下之所是則上下相激而天下  
亂惟下以平心持平論則聽之者易入  
而不至相激上以公心受公言則言之



者無罪而可以相成不但有善善惡惡之風抑且成蕩蕩平平之世矣

復治鈞黨殺前司諫校尉李膺等百餘人初李膺等雖廢錮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汙穢朝廷更相標榜為之稱號以實武陳蕃劉淑為三君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為八俊郭泰范滂尹勳巴肅宗慈夏馥蔡衍羊陟為八顧張儉翟超岑暉苑康劉表陳荆孔昱檀敷為八

及度尚張邈王孝劉儒胡母班秦周蕃嚮王章為八廚及陳寶用事復舉拔膺等復廢宦官疾惡膺等每下詔書輒申黨人之

禁

按李膺等諸人既以廢棄便當養晦自全乃復以聲名自高非訐朝政自處既所不宜且以甚朝廷之怒而速其敗為國為身兩失之矣陳寶用事固宜以公心廣用君子亦宜以平心善處小人而





汲汲然裝進同志急攻羣小故吾進一  
賢彼即以為進一讎吾愈以為賢而用  
之惟恐不亟彼讎之愈甚而銅之惟恐  
不嚴卒使誅戮之禍歸賢才空虛之禍  
歸國家此豈獨小人之罪哉衆君子者  
亦自殺其身而已若夫桓靈之昏庸無  
道信任奸回屠害良善以至于燼炎漢  
之祚此又不待言而知其非者也  
侯覽怨張儉尤甚儉鄉人朱並上書告儉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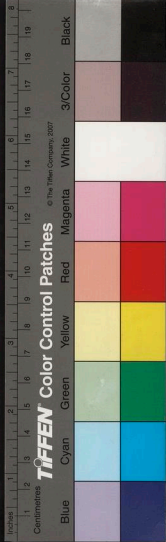
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  
社稷詔捕儉等十月曹節諷有司奏諸鉤  
黨者虞放李膺杜密朱寓荀昱翟超劉儒  
范滂等請下州郡考治是時上年十四閏  
節等曰黨人何用為惡而欲誅之邪對曰  
相舉羣輩欲為不軌上曰不軌欲如何對  
曰欲圖社稷上乃可其奏  
按侯覽怨張儉而儉鄉人即上書告之  
大凡遠方奸人敢為欺罔告許之事者



非窺見人主之意向即陰受左右之指使章從外上旨從中發上下相應表裏為奸故其計行其禍大也帝年甫十四生長于宦官宦妻之手而無賢人君子為之啓沃以童愚之人而為奸回所弄漢欲不亡得乎當昭帝辨霍光之枉年亦十四昭帝明而能斷于心故羣奸之計不行靈帝愚而聽于左右故羣小之說得入成敗得失相去豈不遠哉

李膺請詔獄考死門生故吏並被禁錮范滂

自詣獄其母就與之訣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滂跪受教再拜而辭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宦官一切指為黨人有怨隙者因相陷害其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郭泰聞之私為之慟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但未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耳泰雖好臧否而不為危言覈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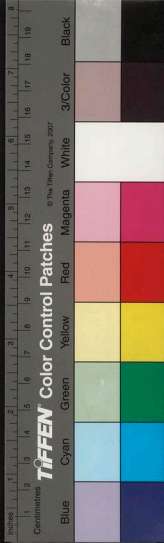


故能處濁世而怨禍不及焉

按黨人之禍郭泰已預卜漢之將亡蓋  
賢才關于國祚其重如此說者以為漢  
之亡亡于私議不知漢之亡在君臣隔  
絕而大權因以下移左右弄權而廷臣  
因以趨附賄賂公行而守令因以為市  
貪黷成風而百姓因以思亂如此用人  
如此行政雖無私議亦亂若使君明臣  
良政令無缺則私議自息何至于亂蓋

商人持議欠平欲以口舌救天下不知  
保身之智誠有之然為天下者使人各  
圖保身之智豈國之福也

張儉亡命因迫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  
家相容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連引  
收考遍天下及黨禁解乃還鄉里初范滂  
等非許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  
學生爭慕其風申屠蟠獨嘆曰昔戰國之  
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於擁篲先驅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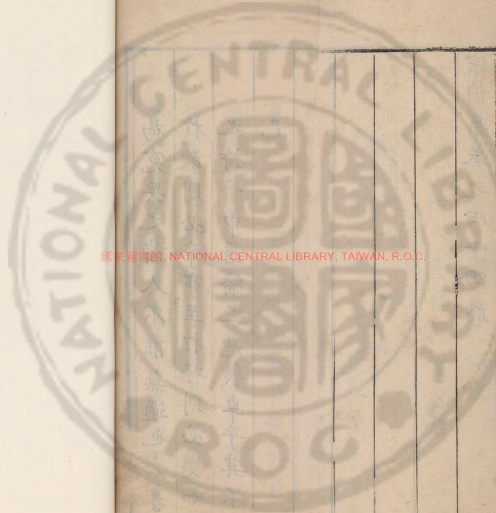
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  
碭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  
果罹黨錮之禍

按東漢黨人之禍始於議論太多然就  
諸人之中得失亦復有別陳竇諸人行  
事雖有過當然身為大臣議論政事自  
其職分若太學諸生抵掌而議朝廷之  
得失多口而談公卿之是非居下訕上  
原非政體在當時處分太過故至今以

為寬要之諸人不能無過也大畧人至  
於激則必爭事至於極則必變如郭泰  
之持平申屠蟠之見幾卓乎其不可及  
已

宗伯集卷之四十四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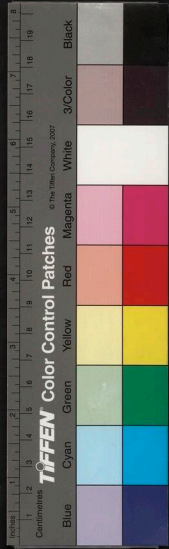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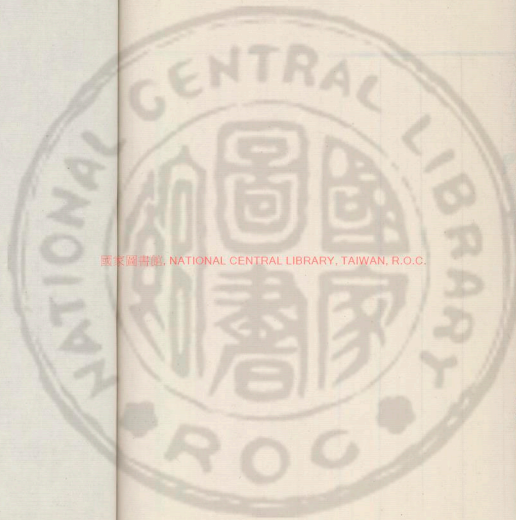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之二	卷之三	卷之四	卷之五	卷之六	卷之七	卷之八	卷之九	卷之十	卷之十一	卷之十二	卷之十三	卷之十四	卷之十五	卷之十六	卷之十七	卷之十八	卷之十九	卷之二十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二	卷之二十三	卷之二十四	卷之二十五	卷之二十六	卷之二十七	卷之二十八	卷之二十九	卷之三十	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二	卷之三十三	卷之三十四	卷之三十五	卷之三十六	卷之三十七	卷之三十八	卷之三十九	卷之四十	卷之四十一	卷之四十二	卷之四十三	卷之四十四	卷之四十五	卷之四十六	卷之四十七	卷之四十八	卷之四十九	卷之五十	卷之五十一	卷之五十二	卷之五十三	卷之五十四	卷之五十五	卷之五十六	卷之五十七	卷之五十八	卷之五十九	卷之六十	卷之六十一	卷之六十二	卷之六十三	卷之六十四	卷之六十五	卷之六十六	卷之六十七	卷之六十八	卷之六十九	卷之七十	卷之七十一	卷之七十二	卷之七十三	卷之七十四	卷之七十五	卷之七十六	卷之七十七	卷之七十八	卷之七十九	卷之八十	卷之八十一	卷之八十二	卷之八十三	卷之八十四	卷之八十五	卷之八十六	卷之八十七	卷之八十八	卷之八十九	卷之九十	卷之九十一	卷之九十二	卷之九十三	卷之九十四	卷之九十五	卷之九十六	卷之九十七	卷之九十八	卷之九十九	卷之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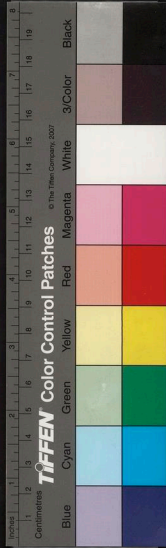
卷之二

卷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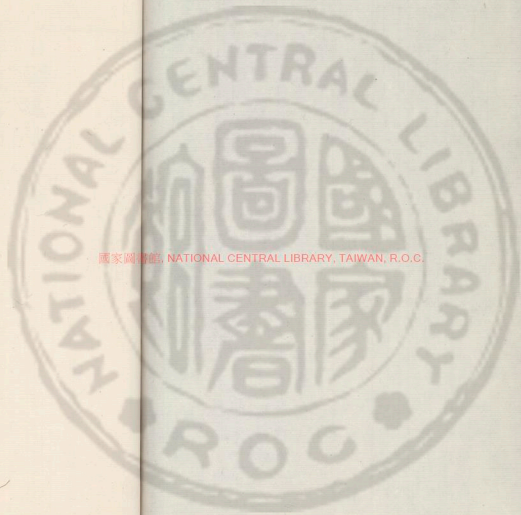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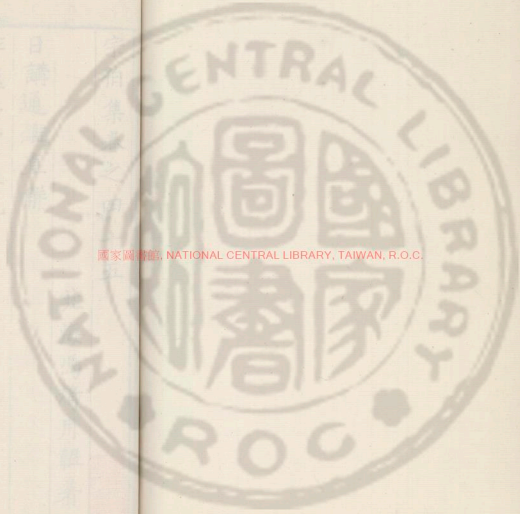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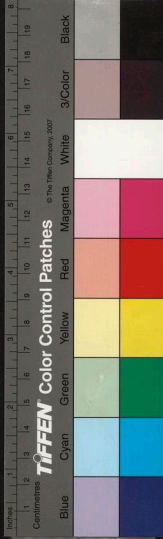


日講通志  
 作畢去靈昆先  
 司校楊賜諫曰先王造國成是以修三事  
 之禮霜葉百枝肯飛往馬小春海到願身  
 人奮舍欲培春若保赤子之美香款止情  
 中住送樂松詞文王之間百思人以為小  
 今與百餘共之無害也命化是為之

346352 v.19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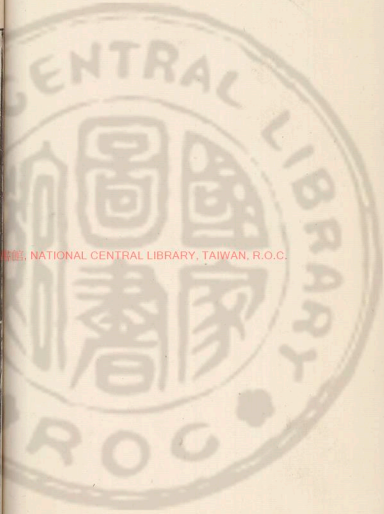
宗伯集卷之四十五

北海馮琦用韞著

日講通鑑直解

作畢圭靈昆苑

司徒楊賜諫曰先王造園裁足以修三驅之禮薪菜芻牧皆悉往焉今廢田園驅居人畜禽獸殆非若保赤子之義帝欲止侍中任芝樂松曰文王之圃百里人以為小今與百姓共之無害也帝悅遂為之



按任芝樂松之言似是而非蓋驅居人  
以為囿即真與民同芻牧之利已不勝  
廢徙之害況天子之囿必無百姓敢入  
之理乎大凡人主初聞忠言其意未嘗  
不為轉移惟有佞臣助之而後其意始  
堅而不可解彼既以邪心逢迎人主所  
欲為而外假飾說以彌縫人主之過舉  
此君心所由惑而公論所由格也明主  
必遠佞人其以此夫

四年作列肆于後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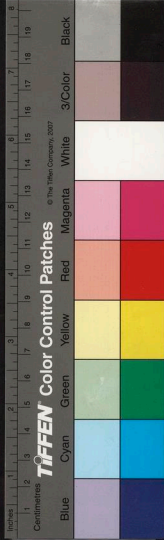
是歲帝作列肆於後宮使諸采女販賣更  
相竊盜爭鬪帝著商賈服從之飲宴為樂  
又於西園弄狗著進賢冠帶綬又駕四驢  
躬自操轡京師轉相倣效驢價遂與馬齊  
按靈帝作列肆於後宮釋袈裟而衣商  
賈之服舍大輅而操四驢之轡不過一  
時為戲而書之史冊遂為千古笑端甚  
矣舉動不可不慎也蓋人君常御大廷





禮法嚴重。身心自然收斂。言動自然端莊。故非僻之干無自而入。若身居大內。不接羣臣。所居皆燕閒之地。所與皆狎昵之人。故非禮之動乘是而起。官闈深邃。見謂無傷。而不知天下傳之。史臣書之矣。齊桓公好紫而紫。遂勝朱。漢靈帝好驢而驢。遂勝馬。若移其好以圖天下之政。務收天下之賢才。則何財不得。何事不理乎。

好為私穡。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為導行費。呂強上疏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豈有公私。今中尚方歛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歲中。廐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因費多。獻少。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書奏不省。按靈帝喜為私蓄。原非美事。呂強之疏深切。著明。惜帝之不能改也。蓋天下財



利名為泉貨原當流通必無聚而不散  
之理布之人間則上下流通而為天下  
之用收之府庫亦為軍國之需而待朝  
廷之用若藏之內帑積于不用之地則  
始為私藏終為弊竇甚者財聚而民散  
多藏而厚亡聚乃所以為散利乃所以  
為害耳靈帝私藏于西園未幾而散德  
宗私積于瓊林大盈未幾而散自古明  
王以不蓄為富以不貪為寶真有見哉

五年詔公卿舉刺史二千石為民害者

太尉許儼司空張濟承望內官受取貨賂  
其官者子弟賓客貪穢皆不敢問而虛糾  
邊遠小郡清修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民  
詣闕陳訴司徒陳耽上言公卿所舉率黨  
其私所謂放鴟梟而囚鸞鳳帝以讓儼濟  
諸坐徵者悉拜議郎

按漢詔公卿舉察外察本欲振肅吏治  
而奸臣反借之以行其私以朝廷之善



政為害民之資奉行不得其人故耳蓋  
奸臣非藉內援則無以安其位而濟其  
貪非聽屬託納賄賂亦別無交結之路  
今宦官賓客子弟雖有百奸不敢問而  
疎逖無援清靜自守之吏反見彈劾是  
非混淆賞罰無章民窮盜起皆始於此  
陳耽秉持正論帝亦旋能開悟諸見劾  
者皆拜議郎一時舉動亦似可觀而貪  
穢不法之吏竟舍而不問舉劾行私之

人亦止於責讓其為左右所牽制如此  
漢欲不亡得乎

中平元年黃巾賊張角等起

初鉅鹿張角事黃老以妖術教授號太平  
道咒符水以療病遣弟子遊四方轉相誑  
誘十餘年間徒眾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荆  
揚兗豫莫不畢應楊賜上言宜勅州郡簡  
別流民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  
渠帥可不勞而定帝殊不為意





按盜賊之起其端甚微離散黨與是平  
盜第一策黨與不散必致糾結滋蔓不  
可撲滅自古季世之主狃於太平如秦  
二世諱盜而不欲言漢靈帝玩盜而不  
知備及勢大而後圖之則已晚矣凡事  
當圖之於未兆剪之於方萌寧過於預  
備毋過於玩忽則天下何事之有

角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也大方萬餘人  
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歲在甲子天

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  
皆作甲子字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荆揚數  
萬人以中常侍封諤徐奉等為內應約以  
二月五日內外俱起至是角弟子唐周告  
之於是收元義車製詔三公司隸案驗官  
省直衛及百姓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角  
等知事已露馳勅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黃  
巾為幟角自稱天公將軍弟寶稱地公將  
軍梁稱人公將軍所在燔劫長吏逃亡旬



月之間天下響應

按自古國家大患。往往起於盜賊。盜賊蜂起。則土崩之勢也。然饑寒之盜。或因水旱不時。或因賊歛太急。以致困苦無聊。而起而妖言之盜則多。醞釀於太平無事之日。假神鬼以號召其衆。而藉水旱賊歛以為名。如漢之黃巾賊。五斗米賊。宋之王則元之劉福通是也。黃巾置天下為三十六方。各萬人。至于官省

直衛之中。皆彼黨與攘臂。一呼四方響應。此豈不以朝廷之上無正人。無直言合之故哉。凡天下密謀。則人未必多人。多則謀必不密。惟異端之流。如後世紅羅襪白蓮之教。契菜事魔之人。尊其法。教甚苛於君親。畏其禍福。甚於法度。故其黨最甚。而迄無敢告言者。一遇有事。則乘間起黨約結而起耳。自古明君察相。奇衮必禁妖言。必誅非徒同風俗。而正人心。蓋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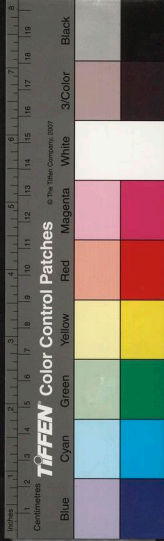
消黨與而弭禍亂也

赦黨人遣中郎將盧植討張角皇甫嵩恭儻  
討潁川黃巾

帝召羣臣會議止地太守皇甫嵩以為宜  
解黨禁益出歲錢西園廐馬以班軍士呂  
強曰黨錮久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與角  
合謀為變滋大請先誅左右貪濁大赦黨  
人料簡牧守能否則盜無不平矣帝懼而  
從之發天下精兵遣植討張角嵩儻討潁

川黃巾

按盜賊羣起皇甫嵩呂強首以解黨人  
為言夫起用禁錮官員似於弭盜不甚  
關涉帝用其言卒能平黃巾之亂何也  
蓋亂之初起始於中常侍為政而外官  
附之倚恃與援貪賊壞法民受其殃李  
膺范滂諸人彈劾奸貪及致禁錮從此  
權柄盡歸於內忠良盡棄於下公論盡  
皆鬱塞貪官盡皆縱橫百姓盡皆愁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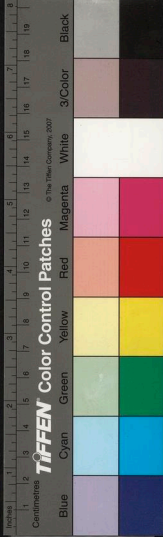




以致盜賊生發一呼響應是致亂之原  
由黨錮起故寬解黨錮實平盜弭亂第  
一義也皇甫嵩呂強之議具見為國忠  
謀其後皇甫嵩功方成而見收呂強言  
方出而被禍忠直之臣在國則忠在人  
則怨若非人主保全何以自免於禍哉  
皇甫嵩朱儁與騎都尉曹操合軍討三郡黃  
巾破平之

朱儁與賊波才戰敗賊遂圍皇甫嵩於長  
社會騎都尉沛人曹操將兵適至合軍與  
戰大破之斬首數萬遂討汝南陳國黃巾  
皆破之三郡悉平

按皇甫嵩朱儁皆是名將而並為所敗  
其終能平賊者曹操之力居多操之立  
功得權自此始故史臣謹書之秦漢隋  
唐之禍皆起于盜賊然皆未幾殄滅蓋  
盜賊不能成天下之禍而天下之禍所  
由起也自古衰亂之季則必有奸雄之



人或並起於羣盜之間或出而平羣盜之亂因破賊而有功因立功而得權及其功大權威遂成騎虎不下之勢而大亂始成曹操平羣盜而禍漢劉裕平羣盜而禍晉皆是也人君攬乾綱屈羣策即天下可長無事雖遇有事而大功大權亦不歸於一人故外患不作而內憂可弭也

盧植圍張角於廣宗檻車徵還遣中郎將董卓代之

植連破張角斬獲萬餘垂當拔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視軍求路不得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徵植還減死一等

按盧植之得罪因左豐之讒言左豐之所最急逗遛觀望稽留天誅人善所最惡左豐知帝意旨以此中之故深入不



可解而不知其言出於私事起於賂也  
以賄賂為愛憎以毀譽蔽功罪於是正  
臣無以自容而債帥反得求用盧植見  
徵董卓往代賢否混淆至此極矣惟人  
主以闕外付大將以功付公評而以威  
福大柄躬自總攬則何人不奮何功不  
成而盜賊何足平乎

遣皇甫嵩討張角角死與角弟梁寶戰皆破  
斬之以嵩為車騎將軍領冀州牧

董卓以無功抵罪乃詔遣嵩時角已死嵩  
與其弟梁戰破之斬梁剖角棺傳首京師  
復攻梁弟寶於下曲陽斬之嵩能溫卹士  
卒每軍行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軍  
士皆食爾乃嘗飯故所向有功

按皇甫嵩撫卹士卒與同甘苦故能使  
三軍用命所向有功古人如吳起之却  
敵李廣之破虜皆用此道盖用人於鋒  
鏑之下非恩威並濟則不能得其死力





朱儁傳 卷之五  
若非平日素有恩紀則臨期雖欲行法亦不肯聽兵法所謂視卒如嬰兒故可與赴深谿正此謂也人君得如蒿者而將之尚何憂盜哉

朱儁擊南陽黃巾連破之

南陽黃巾餘黨更以趙弘為帥眾十餘萬據宛城朱儁圍之不拔有司奏徵儁司空張溫曰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帝乃止儁擊弘斬之

按朱儁攻城不拔有司即欲徵還張溫獨請假日月責成功朱儁竟能破賊則朝廷寬假之效也向如有司之言儁即被徵抵罪代者又未必如儁軍心益懈賊勢益張矣大抵任事甚難論事甚易用兵不問緩急但責人以必進攻城不問堅瑕但責人以必克使將士上憂文法下憂議論彌縫顧忌之心亂其相機進止之意至則靡耳何功之有故擇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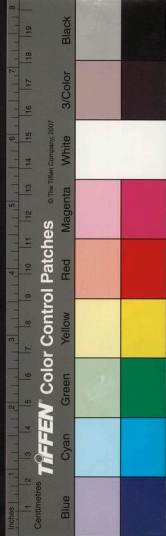


宜慎任將宜專小利鈍虛議論當一切  
置之而總以成敗論功罪以功罪行賞  
罰則人得展布其才而功可立矣

賊帥韓忠復據宛拒僞僞自將精卒乘城而  
入忠乃退保小城乞降詣將欲聽之僞曰  
兵固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  
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唯黃  
巾造逆納降無以勸善而更開逆意使賊  
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

因急攻不克既而解圍忠出戰僞因擊大  
破斬之餘衆復奉孫夏為帥屯宛僞急攻  
之司馬孫堅率衆先登拔城夏走僞追破  
之於是黃巾破散其餘州郡所誅一郡數  
千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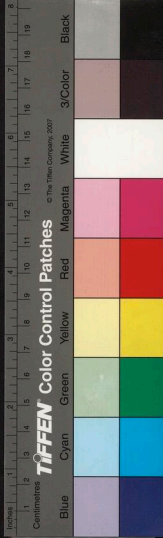
按朱儁不受反賊之降謂兵有形同勢  
異其論甚當大畧兩敵之相爭當以收  
人心為主故急於招降一統而有變當  
以振紀綱為主故急於正法然就處反



賊一事又自有形同勢異者蓋賊勢初起積惡未深不赦脅從則無以孤渠魁之黨若勢衰乞降降後復變不行殺戮無以破反側之謀趙弘破而復立韓忠韓忠死而復立孫夏所謂屢惡不悛不殺則亂不止者也下弭禍亂上振紀綱故當以定亂為功不當以多殺為罪矣豫州刺史王允討黃巾破之徵下獄減死論允破黃巾得張讓賓客書與黃巾交通上

之帝責怒讓竟不能罪也讓由是以事中允下獄會赦還故官旬日間復以他罪捕既至廷尉大將軍進與楊賜袁隗共請之得減死論

按王允破黃巾可謂功臣只因謫發奸黨以致懷恨有功不賞反坐以罪一罪一方赦復尋別罪有功之臣為國家處死力破賊而不能自免乎讒譖之口賞罰安得明而人亦安所勸懲乎幸而大臣





論救帝肯聽從僅得免死則信乎任事之難也漢政之失可知矣

二年南宮雲臺災

張讓趙忠說帝歛天下田畝十錢以修宮室鑄銅人樂安太守陸康上疏諫曰昔魯宣稅晦而塚災自生哀公增賦而孔門非之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舍聖戒自蹈亡玉之法哉內倖諧康援引亡國以譬聖明大不敬檻車徵詣廷尉侍御

史劉岱奏陳解釋得免歸田里

按南宮雲臺災亦非甚不容已之役至於鑄造銅人尤是不急之務秦時金人十二武帝時承露仙掌皆作無益害有益者也其時黃巾未平盜賊半天下正合躬自節約開府庫發金錢蠲稅賦以佐百姓之急收天下之心却乃額外加賦竭民膏血然則盜何時平民亦何苦不為盜乎陸康之言忠懇切直既不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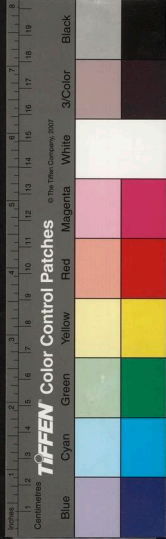


聽。又因讒說而罪之。誰敢復效忠款者。此漢事所以日非也。

又詔發州郡材木文石黃門常侍輒令譴呵不中者因僵折賤買僅得本價十一復貨之中者亦不即受材木腐積官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百姓呼嗟

按人主修治官室費用不資預其役者自非十分清廉節愛及敏練精幹有心計有才力之臣安能使國家費而不奢使百姓勞而不怨蓋大工一興侵漁百出採辦木石既足艱難上納錢糧又不容易貪官汙吏假借公事各行巧取利歸于貪墨怨歸于國家大率上之營繕用一而已費其百下之征輸費百而未當其一非人君深知此弊而曲軫民艱百姓何以自存乎

又令西園騶分道督趣恐動州郡多受賂賂牧守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官錢當



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鉅鹿  
太守司馬直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悵  
然曰為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  
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言  
吞藥自殺書奏帝為暫絕修官錢

按漢承累世之積即有工役官帑自能  
辦之何至加賦于民而且鬻及于官彼  
卑官散秩援例納粟尚不能無巧取于  
民以償所費况牧守太吏選舉遷除非

錢不行彼既以財得官寧能以廉守官  
乎司馬直清吏也既知其清復責其價  
在昔宣帝之于良吏至賜黃金數十斤  
今靈帝之于清官僅減責錢三百萬卒  
使欲償而不能欲辭而不獲以至上書  
極言引藥自殺難以身悟主死亦無憾  
然使廉吏至此則其情可憫而其時事  
可知也

五年以劉焉為益州牧劉虞為幽州牧





太常劉焉見王室多故建議以為四方兵  
寇由刺史威輕且用非其所致宜改置  
牧伯選清名重臣以居其任朝廷遂從焉  
議選列卿尚書為州牧各以本秩居任州  
任之重自此始

按劉焉建議改刺史為州牧此後不聞  
有撫綏小民翼戴王室之實但各據大  
州以自封殖而圖僭竊耳西漢曾改刺  
史為州牧後因州牧持重不肯彈劾糾

察復改州為刺史至是復改為州牧總  
之皆末務而未究其本大抵朝政振肅  
官自得其人吏治清平民自得其所不  
務出此而改易官名紛更事任徒自煩  
擾了無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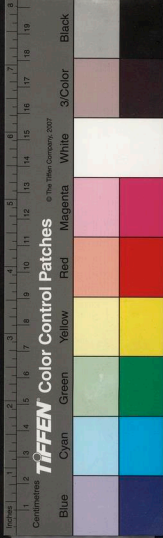
大將軍進召董卓將兵詣京師太后詔罷諸  
宦官張讓等入宮殺進劫太后帝出至河上  
司隸校尉袁紹捕宦者悉誅之帝還宮以卓  
為司空



按東漢之禍始於內外相激外有公憤則驅天下士論以攻宦官內有私恨則竊天子詔令以蔑士類相攻相賤到了極處勢必至于召外兵外兵入而邊將用事大亂不可解矣大畧東漢先以宦官除外戚而權即在宦官後以邊將除宦官而權即歸邊將以亂易亂失在人主不自操其權而人得竊之耳

卓還都長安燒洛陽宮廟發諸帝陵車駕西還

董卓收諸富室以罪惡誅之沒入其財物死者不可勝計悉驅徙其餘民數百萬口於長安饑餓寇掠積屍盈路卓自留屯華圭苑中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無復雞犬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冢墓收其珍寶三月帝至長安卓未至朝政皆委之王允允外相彌縫內謀王室甚有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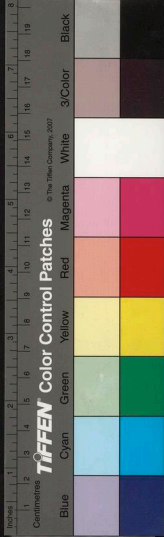


臣之度自天子及朝中皆倚允  
按董卓一入京師即行殘害遷都一事  
自古奸逆其謀必出于此項羽遷義帝  
于江南曹操遷獻帝于許朱溫遷昭宗  
于洛皆此類也彼時車駕初至長安獨  
倚王允為重王允即是前時逮繫問罪  
之人可見忠直之臣平居不避讎恚臨  
事不避艱難後來竟平董卓以身殉國  
若使一罪不赦一棄不收則何以盡忠

臣之用收國士之報狀

孫堅進兵擊董卓敗西走堅入洛陽修塞諸  
陵而還

孫堅進屯陽人卓遣步騎迎戰堅擊破之  
梟其都督袁術疑之不運軍糧堅夜馳見  
術曰所以出身不顧者上為國家討賊下  
慰將軍家門之私讎而將軍還相嫌疑何  
也術即調發軍糧  
按董卓逼迫天子凶威正盛而孫堅能





推其鋒又能修復陵寢故史臣詳書以著其功然堅已破卓糧餉不繼不得表術調發亦不能成功可見兵以餉為主當先預備預儲于平日則易取辦于臨時則難若行者艱于糗糧居者苦于轉運至於持久不能欲解不得未有不敗者此用兵者所最急也

卓遣說堅欲與和親堅曰卓逆天無道今不夷汝三族縣示四海則吾死不瞑目豈將

與乃和親邪復進軍卓自出與戰敗走堅遂至雒陽掃除宗廟祠以太牢得傳國璽於城南甄官井中分兵邀卓卓乃使董越屯澠池段煨屯華陰牛輔屯安邑以禦山東而自引兵還長安孫堅修塞諸陵升軍還魯陽

按董卓求與孫堅和親原是緩兵之計孫堅拒之詞嚴義正真有忠憤之氣斷而敢行故卒能成功前時關東諸侯推



宋紹為盟主兵多將廣退縮不前而堅  
孤軍深入所向克捷蓋彼則事權既分  
號令不一進戰則相委威勢則相忌故  
以半天下之力討賊而不足此則兵力  
雖少人心甚齊上無文法拘攣下無議  
論掣肘故用孤軍之力破敵而有餘以  
此見將兵將將者用人欲專決策欲斷  
而兵之多寡非所論也

示伯集卷之四十五終

示伯集卷之四十六

北海馮琦用韞著

日講通鑑直解

公孫瓚攻袁紹以劉備為平原相

初涿郡劉備中山靖王之後也少孤貧與  
母以販履為業有大志少語言喜怒不形  
於色嘗與瓚同師盧植因往依瓚至是瓚  
使與其將田楷徇青州有功因以為平原  
相

